



列傳第五十

金史一百十二

元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

都總裁臣脫脫修

完顏合達

移刺蒲阿

三都七難南軍領事

完顏合達名瞻字景山少長兵間習弓馬能得人死力貞
祐初以親衛軍送岐國公主充護尉三年授臨潢府推官
權元帥右監軍時臨潢避遷與全慶兩州之民共壁平州
合達隸其經畧使烏林答乞住乞住以便宜授軍中都統
累遷提控佩金符未幾會燕南諸帥將兵復中都城行至
平州遷安縣臨潢全慶兩軍變殺乞住擁合達還平州推

爲帥統乞住軍合達以計誅首亂者數人其年六月北兵
大將喊得不遣監戰提軍至平州城下以州人黃裳大城
招降父老不從合達引兵逆戰知事勢不敵以本軍降於
陣監戰以合達北上留半歲令還守平州已而謀自投歸
乃遣奉先縣令紇石烈布里哥北京教授蒲察胡里安右
三部檢法蒲察蒲女涉海來報四年十一月合達果率所
部及州民並海西南歸國詔進官三階升鎮南軍節度使
駐益都與元帥蒙古綱相應接充宣差都提控十二月大
元兵徇地博興樂安壽光東涉濰州之境蒙古綱遣合達
率兵屢戰於壽光臨淄興定元年正月轉通遠軍節度使
兼鞏州管内觀察使七月改平西軍節度使兼河州管内
觀察使二年正月知延安府事兼鄜延路兵馬都總管三
年正月詔伐宋以合達爲元帥右都監三月破宋兵於梅
林關擒統領張時又敗宋兵於馬嶺堡獲馬百匹又拔麻
城縣獲其令張個幹辦官郭守紀四月夏人犯通秦合達
出兵安塞堡抵隆州夏人自城中出步騎二千逆戰進兵
擊之斬首數十級俘十人遂攻隆州陷其西北隅會日暮
乃還六月行元帥府事於唐鄧上遣諭曰以卿才幹故委
卿無使敵人侵軼第固吾圉可也四年正月復爲元帥右
都監屯延安十月夏人燬綏德州駐兵于挂天山合達

兵擊之別遣先鋒提控樊澤等各率所部分三道以進軍
會于山顛見夏人數萬餘傳山而陣即縱兵分擊澤先登
摧其左軍諸將繼攻其右敗之五年五月知延安府事兼
前職上言諸軍官以屢徙故往往不知所居地形迂直險
易緩急之際恐至敗事自今乞勿徙又言河南陝西鎮防
軍皆分屯諸路在營惟老稚而已乞選老成人爲各路統
軍以鎮撫之且督其子弟習騎射將來可用皆從之十一
月夏人攻安塞堡其軍先至合達與征行元帥約合買住
禦之合達策之曰此北方兵至先破夏人則後易爲力於
是潛軍裏糧倍道兼進之夜襲其營夏人果大潰追殺四十
里墜崖谷死者不可勝計上聞之賜金各五十兩重幣十
端且詔諭曰卿等克成大功朕聞之良喜經畫如此彼當
知畏期之數年卿等可以休息矣仍詔以合達之功徧諭
河南帥臣是月與元帥買住又戰延安皆被重創于二月
以保延安功賜金帶一玉吐鶻一重幣十端元光元年正
月遷元帥左監軍授山東西路吾改必剌世襲謀克權參
知政事行省事於京兆未幾直拜是年五月上言頃河中
安撫司報北將按察兒率兵入隰吉翼州寢及榮解之境
今時已暑猶無回意蓋將蹂吾禾麥儻如此則河東之土
非吾有也又河南陝西調度仰給解鹽今正漉鹽之時而

敵擾之將失其利乞速濟師臣已擬分兵二萬與平陽上黨晉陽三公府兵同力禦之竊見河中榮解司縣官與軍民多不相諳守禦之間或失事機乞從舊法凡司縣官使兼軍民庶幾上下相得易以集事又言鹽利今方敵兵迫境不厚以分人孰肯冒險而取之若自輸運者十與其八則人爭赴以濟國用從之葭州提控王公佐言於合達曰去歲十月北兵既破葭州構浮梁河上公佐寓治州北石山子招集餘衆得二千餘人欲復州城以士卒皆自此逃歸者且無鎧仗故嘗請兵於帥府將焚其浮橋以取葭州帥府不聽又請兵援護老幼稍徙內地而帥府亦不應今葭州之民迫於敵境皆有動搖之心若是秋敵騎復來則公佐力屈死於敵手而遺民亦俱屠矣合達乃上言臣願馳至延安與元帥置任議以兵護公佐軍民來屯吳堡伺隙而動詔省院議之於是命合達率兵取葭州行至鄜州千戶張子政等殺萬戶陳紋將隰城中合達已勒兵爲備子政等乃出城走合達追及之衆復陳歸斬首惡數十人軍乃定六月合達上言累獲謀者皆云北方已約夏人將由河中葭州以入陝西防秋在近宜預爲計今陝西重兵兩行省分制之然京兆抵平涼六百餘里萬一敵梗其間使不得通是自孤也宜令平涼行省內族白撒領軍東下

與恒協力禦敵以屏潼陝敵退後復議分司爲便詔許之
二年二月以保鳳翔之功進官賜金幣及通犀帶一是時
河中已破合達提兵復取之正大二年七月陝西旱甚合
達齋戒請雨雨澍是歲大稔民立石頌德延安既殘毀合
達令於西路買牛付主者招集散亡助其耕墾自是延安
之民稍復耕稼之利八月鞏州田瑞反合達討之諸軍進
攻合達移文諭之曰罪止田瑞一身餘無所問不數日瑞
弟濟孫瑄以降合達如約撫定一州民賴以寧三年詔遷
平涼行省四年二月徵還拜平章政事芮國公七年七月
庚寅朔以平章政事妨職樞密副使初蒲阿面奏合達在
軍中久今日多事之際乃在於省用違其長臣等欲與樞
密協力軍務擢之相位似亦未晚故有此授十月己未朔
詔合達及樞密副使蒲阿救衛州初朝廷以恒山公仙屯
衛州公府節制不一欲合而一之至是河朔諸軍圍衛內
外不通已連月但見塔上時舉火而已合達等既至先以
親衛兵三千嘗之北兵小退翼日圍解上登承天門犒軍
皆授世襲謀克賜良馬玉帶全給月俸本色蓋異恩也未
幾以蒲阿權參知政事回合達行省事於閩鄉以備潼關
先是陝省言備禦策朝官集議上策親征中策幸陝下策
棄秦保潼關議者謂止可助陝西軍以決一戰使陝西不

守河南亦不可保至是自陝以西亦不守矣八年正月北
帥速不斛攻破小關殘盧氏朱陽散漫百餘里間潼關總
帥納合買住率夾谷移迪烈都尉高英拒之求救於二省
省以陳和尚忠孝軍一千都尉夾谷渾軍一萬往應北軍
退追至谷口而還兩省輒稱大捷以聞既而北軍攻鳳翔
二省提兵出關二十里與渭北軍交至晚復收兵入關鳳
翔遂破二省遂棄京兆與牙古塔起遷居民於河南留慶
山奴守之九月北兵入河中時二相防秋還陝量以軍馬
出冷水谷以爲聲援十一月鄧州報北兵道饒峯關由金
州而東於是兩省軍入鄧遣提控劉天山以劄付下襄陽
制置司約同禦北兵且索軍食兩省以前月癸卯行留揚
沃衍軍守閔鄉沃衍尋被旨取洛南路入商州屯豐陽州
備上津與恒山公仙相犄角合達復留禦海中郎將完顏
陳和尚於閔鄉南十五里乃行陳和尚亦隨而往沃衍軍
八千及商州之木瓜平一日夜馳三百里入桃花堡知北
兵由豐陽而東亦東還會大軍於鎮平恒山公仙萬人元
駐胡陵關至是亦由荆子口順陽來會十二月朔俱至鄧
下屯順陽乃遣天山入宋初宋人於國朝君之伯之叔之
納歲幣將百年南渡以後宋以我爲不足慮絕不往來故
宣宗南伐士馬折耗十不一存雖攻陷淮上數州徒使

將悍卒恣其殺虜飽其私欲而已又宣徽使與敦阿虎使
北方北中大臣有以輿地圖指示之曰商州到此中軍馬
幾何又指興元云我不從商州則取興元路入汝界矣阿
虎還奏宣宗甚憂之哀宗即位羣臣建言可因國喪遣使
報哀副以遺留物因與之講解盡撤邊備共守武休之險
遂下省院議之而當國者有仰而不能俯之疾皆以朝廷
先遣人則於國體有虧為辭元年上諭南鄙諸帥遣人往
滁州與宋通好宋人每以奏稟為辭和事遂不講然十年
之間朝廷屢勅邊將不妄侵掠彼我稍得休息宋人始信
之遂有繼好之意及天山以割付至志不割付者指揮之別

名宋制使陳該怒辱天山且以惡語復之報至識者皆為
竊嘆戊辰北兵渡漢江而北諸將以為可乘其半渡擊之
蒲阿不從丙子兵畢渡戰於禹山之前北兵小却營於三
十里之外二相以大捷驛報百官表賀諸相置酒省中左
丞李燾且喜且泣曰非今日之捷生靈之禍可勝言哉蓋
以為實然也先是河南聞北兵出饒峰百姓往往入城壁
保險固及聞敵已退至有晏然不動者不二三日游騎至
人無所逃悉為捷書所誤九年正月守西兩省軍潰於陽
翟之三峯山初禹山之戰兩軍相拒北軍散漫而北金軍
懼其乘虛襲京城乃謀入援待北兵遣三千騎趨河東已

二十餘日泌陽南陽方城襄陝至京諸縣皆破所有積粟
焚燬無餘金軍由鄧而東無所仰給乃並山入陽翟既行
北兵即襲之且行且戰北兵傷折亦多恒山一軍為突騎
三千所衝軍殊死鬪北騎退走追奔之際忽大霧四塞兩
省命收軍少之霧散乃前前一大澗長闊數里非此霧則
北兵人馬滿中矣明日至三峯山遂潰事載蒲阿傳合達
知大事已去欲下馬戰而蒲阿已失所在合達以數百騎
走鈞州北兵塹其城外攻之走門不得出匿窟室中城破
北兵發而殺之時朝廷不知其死或云已走京兆賜以手
詔募人訪之及攻汴乃揚言曰汝家所恃惟黃河與合達

耳今合達為我殺黃河為我有不降何待合達熟知敵情
習於行陣且重義輕財與下同甘苦有俘獲即分給遇敵
則身先之而不避衆亦樂為之用其為人亦可知矣左丞
張行信嘗薦之曰完顏合達今之良將也

移刺蒲阿本契丹人少從軍以勞自千戶遷都統初哀宗
為皇太子控制樞密院選克親衛軍總領佩金符元光二
年冬十二月庚寅宣宗疾大漸皇太子異母兄英王守純
先入侍疾太子自東宮扣門求見令蒲阿衷甲聚兵屯於
良嶽以備非常哀宗即位嘗謂近臣言向非蒲阿何至於
此遂自遷授同知睢州軍州事權樞密院判官自是軍國

大計多從決之正大四年十二月河朔軍突入商州殘朱陽盧氏蒲阿逆戰至靈寶東至游騎十餘獲一人餘即退蒲阿輒以捷聞賞世襲謀克仍厚賜之人共知其罔上而無敢言吏部郎中楊居仁以微言取怒六年二月丙辰以蒲阿權樞密副使自去年夏北軍之在陝西者駸駸至涇州且阻慶陽糧道蒲阿奏陝西設兩行省本以藩衛河南今北軍之來三年於茲行省統軍馬二三十萬未嘗對壘亦未嘗得一折箭何用行省院官亦俱奏將來須用密院軍馬勾當上未語者久之是後以丞相賽不行尚書省事於關中召平章政事合達還朝白撒亦召至關蒲阿率兒顏陳和尚忠孝軍一千駐邠州且令觀北勢八月丙申蒲阿再復潞州十月乙未朔蒲阿東還十二月乙未詔蒲阿與總帥牙吾塔權簽樞密院事訛可救慶陽七年正月戰北兵於太昌原北軍還慶陽圍解詔以訛可屯邠州蒲阿牙吾塔還京兆未幾以權參知政事與合達行省于閩鄉八年正月北軍入陝西鳳翔破兩行省棄京兆而東至洛陽驛被召議河中事語在白華傳十二月北兵濟自漢江兩省軍入鄧州議敵所從出謂由光化截江戰爲便放之渡而戰爲便張惠以截江爲便縱之渡我腹空虛能不爲所潰乎蒲阿麾之曰汝但知南事於北事何知我向於裕

州得制旨云使彼在沙磧且當往求之况今自來乎汝等
更勿似太昌原舊衛州扇車回縱出之定住高樊皆謂蒲
阿此言爲然合達乃問按得木木以爲不然軍中以木北
人知其軍情此言爲有理然不能奪蒲阿之議順陽留二
十日光化探騎至云千騎已北渡兩省是夜進軍比曉至
禹山探者續云北騎已盡濟癸酉北軍將近兩省立軍高
山各分據地勢步迎於山前騎屯於山後甲戌日未出北
兵至大帥以兩小旗前導來觀觀竟不前散如鴈翅轉山
麓出騎兵之後分三隊而進輜重外餘二萬人合達令諸
軍觀今日事勢不當戰且待之俄而北騎突前金兵不得
不戰至以短兵相接戰三交北騎少退北兵之在西者望
蒲阿親繞甲騎後而突之至於三為蒲察定任力拒而退
大帥以旗聚諸將議良久合達知北兵意向時高英軍方
北顧而北兵出其背擁之英軍動合達幾斬英英復督軍
力戰北兵稍却觀變英軍定復擁樊澤軍合達斬一千夫
長軍殊死鬪乃却之北兵回陣南向來路兩省復議彼雖
號三萬而輜重三之一焉又相持二三日不得食乘其却
退當擁之張惠主此議蒲阿言江路已絕黃河不冰彼入
重地將安歸乎何以速爲不從乙亥北兵忽不知所在營
火寂無一耗兩省及諸將議四日不見軍又不見營鄧州

津送及路人不絕而亦無見者豈南渡而歸乎已卯邏騎
乃知北軍在光化對岸棗林中晝作食夜不下馬望林中
往來不五六十步而不聞音響其有謀可知矣初禹山戰
罷有二騎迷入營問之知北兵凡七頭項大將統之復有
詐降者十人敝衣羸馬泣訴艱苦兩省信之易以肥馬飲
之酒及煖衣食而置之陣後十人者皆鞭馬而去始悟其
為覘騎也庚辰兩省議入鄧就糧辰巳間到林後北兵忽
來突兩省軍迎擊交綏之際北兵以百騎邀輜重而去金
兵幾不成列逮夜乃入城懼軍士迷路鳴鍾招之樊澤屯
城西高英屯城東九年正月壬午朔耀兵於鄧城下北兵

不與戰大將使來索酒兩省與之二十瓶癸未大軍發鄧
州趨京師騎二萬步十三萬騎帥蒲察定住蒲察蒼吉卜
郎將按忒木忠孝軍總領夾谷愛蒼內族達魯歡總領夾
谷移特刺提控步軍臨淄郡王張惠珍寇都尉完顏阿排
高英樊澤中軍陳和尚與恒山公武仙楊沃衍軍合是日
次五朶山下取鴉路北兵以三千騎尾之遂駐營待楊武
揚武至知申裕兩州已降七日至夜議北騎明日當復襲
我彼止騎三千而我示以弱將為所輕當與之戰乃伏騎
五十於鄧州道明日軍行北騎襲之如故金以萬人擁之
而東伏發北兵南避是日雨宿竹林中庚寅頓安臯辛卯

宿鴉路魯山河西軍已獻申裕擁老幼牛羊取鴉路金軍
適值之奪其牛羊餉軍癸巳望鈞州至沙河北騎五千待
於河北金軍奪橋以過北軍即西首斂避金軍縱擊北軍
不戰復南渡沙河金軍欲盤營北軍復渡河來襲金軍不
能得食又不得休息昏雨作明日變雪北兵增及萬人
且行且戰至黃榆店望鈞州二十五里雨雪不能進盤營
三日丙申一近侍入軍中傳旨集諸帥聽處分制旨云兩
省軍悉赴京師我御門犒軍換易御馬然後出戰未晚復
有密旨云近知張家灣透漏二三百騎已遷衛孟兩州兩
省當常切防備領旨訖蒲阿拂袖而起合達欲再議蒲阿
言止此而已復何所議蓋已奪魄矣軍即行北軍自北渡
者畢集前後以大樹塞其軍路沃衍軍奪路得之合達又
議陳和尚先擁山上大勢比再整頓金軍已接竹林去鈞
州止十餘里矣金軍遂進北軍果却三峯之東北西南武
高前鋒擁其西南楊樊擁其東北北兵俱却止有三峰之
東張惠按得木立山上望北兵二三十萬約厚二十里按
得木與張惠謀曰此地不戰欲何為耶乃率騎兵萬餘乘
上而下擁之北兵却須臾雪大作白霧蔽空人不相覩
雪已三日戰地多麻田往往耕四五過人馬所踐泥淖沒
脛軍士被甲冑僵立雪中槍槊結凍如搯軍士有不食至

三日者北兵與河北軍合四外圍之熾薪燔牛羊肉更遊
休息乘金困憊乃開鈞州路縱之走而以生軍夾擊之金
軍遂潰聲如崩山忽天氣開霽日光皎然金軍無一人得
逃者武仙率三十騎入竹林中楊樊張三軍爭路北兵圍
之數重及高英殘兵共戰於柿林村南沃衍澤英皆死惟
張惠步持大槍奮戰而歿蒲阿走京師未至追及擒之七
斤械至官山召問降否往復數日言但曰我金國大臣惟
當金國境內死耳遂見殺

賈曰金白南渡用兵克捷之功又不絕書然而地不加闢
殺傷相當君子疑之異時伐宋唐州之後喪師七百主將
訛論匿之而以佞聞御史納蘭糾之宣宗獎御史而不罪
訛論是君臣相率而為虛聲也禹山之捷兩省為欺遂致
誤國豈非宣宗前事有以啓之耶至於三峯山之敗不可
收拾上下聘貽而金事已去十九天朝取道襄漢懸軍深
入機權若神又復天助用能犯兵家之所忌以建萬世之
雋功合達雖良將何足以當之蒲阿無謀獨以一死無足
猶足取焉爾

列傳第五十一

金史一百十三

元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

都總裁臣脫脫脩

完顏賽不

白撒

一名承裔

赤盞合喜

完顏賽不始祖弟保活里之後也狀貌魁偉沉厚有大畧
初補親衛軍章宗時選充護衛明昌元年八月由宿直將
軍為寧化州刺史未幾遷武衛軍副都指揮使泰和二年
轉胡里改路節度使四年升武衛軍都指揮使尋為殿前
左副都點檢及平童僕散揆伐宋為右翼都統六年六月
宋將皇甫斌遣率步騎數萬由確山褒信分路侵蔡聞郭

倬李爽之敗阻溱水不敢進於是揆遣蹇不及副統尚廐局使蒲鮮萬奴深州刺史完顏達吉不等以騎七千往擊之會溱水漲宋兵扼橋以拒蹇不等謀潛師夜出達吉不以騎涉水出其右萬奴等出其左蹇不度其軍畢渡乃率副統阿魯帶以精兵直趨橋宋兵不能遏比明大潰萬奴以兵斷真陽路諸軍追擊至陳澤斬首二萬級獲戰馬雜畜千餘兵還進爵一級賜金幣甚厚貞祐初拜同簽樞密院事三年遷知臨洮府事兼陝西路副統軍上召見諭曰卿向在西京盡心為國及治華州亦嘗宣力今始及三品特升授汝此職者以陝西安撫副使烏古論充州不事

於使達吉不節制多致敗事今已責罰充州命卿副之宜益務盡心其或不然復當別議行之八月知鳳翔府事兼本路兵馬都總管俄為元帥右都監四年四月調兵拔宋木陟關五月夏人於來羌城界河修折橋以兵守護蹇不遣兵焚之八月夏人寇結耶甯川遣兵擊走之尋又破其衆于車兒堡興定元年二月轉簽樞密院事時上以宋歲幣不至且復侵盜詔蹇不討之四月與宋人戰於信陽斬首八千生擒統制周光獲馬數千牛羊五百又遇宋人於隴山七里山等處前後六戰斬獲其衆尋遣兵渡淮略中渡店拔光山羅山定城等縣破光州兩關斬首萬餘獲馬

牛及布分給將士詔賜王免鵠一內府重幣十端七月上
章言京都天下之根本其城池宜極高深今外城雖堅然
周六十餘里倉猝有警難於拒守竊見城中有子城故基
宜於農隙築而新之為國家久長之利及凡河南陝西州
府皆乞量修從之二年正月破宋人於鐵山及上石店唐
縣四月進兼西南等路招討使西安軍節度使陝州管內
觀察使奉詔攻棗陽宋出兵三萬拒戰稍誘擊之宋兵敗
走城薄諸濠殺及溺死者三千餘人遂進兵圍之宋騎兵
千步卒萬來援逆戰復大敗之七月遷行山東西路兵馬
都總管兼武寧軍節度使三年二月奪宋白石關殺其守
者千餘人獲鎧仗千計三月以宋兵於七口倉又奪宋小
鵠倉獲糧九千石兵仗三十餘萬是月復敗宋兵三千于
石鵠崖四年三月奉詔出兵北招降晉安權府事皇甫
珪正平縣令席永堅率五千山人來歸得糧萬石時河北
所在義軍官民堅守堡寨力戰破敵者衆賽不上章言此
類忠亦可嘉若不旌酬無以激人心乞朝廷量加官賞萬
一敵兵復來將爭先効用矣上覽奏召樞密官曰朕與卿
等亦嘗有此議以不見彼中事勢故一聽帥臣規畫今觀
此奏甚稱朕意其令有司遷賞之是年四月遷樞密副使
五年五月奉詔引兵救河東戰屢捷復晉安平陽二城監

察御史言其不能檢束士衆縱之虜略請正其罪上以有功詔勿問元光二年五月復河中六月詔諭宰臣曰樞密副使賽不本皇族先世偶然脫遺朕重其舊人且久勞王家已命睦親府附于屬籍矣卿等宜知之正大元年五月拜平章政事未幾轉尚書右丞相雅與參知政事李蹊相得及蹊以公罪出尹京洛賽不數薦蹊比唐魏徵以故蹊得復相三年宣宗廟成將禘祭議配享功臣論者紛紜賽不爲大禮使因言丞相福興死王事七斤謹守河南以迎大駕功宜配享議遂定四年吏部郎中楊居仁止封事言宰相宜擇人上語大臣曰相府非其人御史諫官當言彼吏曹何與于此尚書左丞顏益世魯素嫉居仁亦以爲僭賽不徐進曰天下有道廢人猶得獻言况在郎官陛下有寬弘之德故不應言者猶言使其言可用則行之不可用不必示臣下也上是之居仁字行之大興人泰和二年進士天興末時北渡舉家投黃河死五年行尚書省于京兆謂都事商衡曰古來宰相必用文人以其知爲相之道賽不何所知使居此位吾恐他日史官書之某時以其爲相而國乃亡即促衡草表乞致仕平章政事侯摯朴直無蘊藉朝廷鄙之天興九年兵事急自致仕起爲大司農未幾復致仕徐州行尚書省無敢行者復拜摯平章政事都堂

會議擊以國勢不支因論數事曰只是更無掣劄白撒怒
曰平章出此言國家何望耶意在置之不測賽不顧謂白
撒曰侯相言甚當白撒遂含憤而罷時大元兵薄汴白撒
策後日講和或出質必首相當行力請賽不領省事拜為
左丞相尋復改仕是年冬哀宗遷歸德起復為右丞相樞
密使兼左副元帥封壽國公扈從以行河北兵潰從至歸
德又請致仕二年七月復詔行尚書省事於徐州既至以
州之糧遣郎中王萬慶會徐宿靈壁兵取源州令元帥郭
恩統之九月恩至源州城下敗績而還再命卓翼攻豐縣
破之初郭恩以敗為恥託疾不行乃密與河北諸叛將郭
野廬輩謀歸國用安執元帥商瑀父子元帥左都監紇石
烈善住併殺之又逐都尉幹轉留奴泥龐古桓端蒲察世
謀元帥右都監李居仁員外郎常忠自是防城與守門者
皆河北義軍出入自恣賽不先病疽久不視事重為賊黨
所制束手聽命而已初源徐交攻郭野廬者每辭疾不行
賽不遂授野廬徐州節度副使兼防城都總領實羈之也
野廬既見徐州空虛乃約源州叛將麻琮內外相應十月
甲申詰旦襲破徐州時蔡已被圍徐州將士以朝命阻絕
且逼大兵議出降賽不弗從恐被執至是投河求死流三
十餘步不沒軍士援出之又五日自縊于州第麻琮乃遣

人以州降大元子按春正大中充護衛坐與宗室女姦杖
一百收係居許州大兵至許按春開南門以降從攻京師
曹王出質朝臣及近衛有從出者按春極口大罵以至指
斥是冬復自北中逃廻詔令押入省問事情按春隨近侍
登階作揮涕之狀詔問丞相云按春自北中來丞相好與
問彼中息耗賽不附奏曰老臣不幸生此賊事至今日恨
不手刃之恐與對面語乎十二月車駕東狩留後二相下
開封擒捕斬之獄中

贊曰賽不臨陣對壘既有將略洎秉鈞衡觀其救解楊居
仁侯擊等言殊有相度按春之事尤有古人之風焉晚以
老病受制叛臣致修匹夫匹婦之節此猶大厦將傾非一
木之所能支也悲夫

內族白撒名承裔末帝承麟之兄也系出世祖諸孫自幼
為奉御貞祐間累官知臨洮府事兼本路兵馬都總管興
定元年為元帥左都監行帥府事於鳳翔是年詔陝西行
省伐宋白撒出鞏州鹽井遇宋兵于皂郊堡敗之又遇宋
兵于天水軍掩擊宋兵大潰二年四月復敗宋兵至雞公
山遂拔西和州毀其諸隘營屯遣合扎都統完顏習涅阿
不率軍趨成州宋帥羅參政統制李大亨焚廬舍棄城遁
留千餘人城守督兵赴之遂克焉獲糧七萬斛錢數千萬

河池縣守將楊九鼎亦焚縣舍走保清野原統制高千據
黑谷關甚固遣兵襲之千遁去獲糧二萬斛器械稱是因
夷其險而還三年破虎頭關敗宋兵于七盤子雞冠關東
城縣官民自焚城守遁因取其城興元府提刑兼知府事
趙希昔聞兵將至率官民遁於是白撒遂取興元以駐兵
馬命提控張秀華馳視洋州官民亦遁又取其城尋聞漢
江之南三十里宋兵二千據山而陣遣提控唐括移失不
擊走之行省以捷聞宣宗大悅進白撒官一階時朝議以
蘭州當西夏之衝久為敵據將遣白撒復之白撒奏曰臣
近入宋境略河池下鳳州破興元抵洋州而還經涉險阻
數千里士馬疲弊未得少休而欲重為是舉非計也不
若息兵養士以備從之未幾權參知政事行省事于平涼
四年上言宋境山州之昌東上授一帶蕃族皆嘗歸附分
處德順鎮戎之間其後有司不能存撫相繼亡去近聞復
有歸心然不招之亦無由自至誠得其衆可以助兵寧謚
一方臣以同知通遠雷節度使事烏古論長壽及通遠軍
節度副使溫敦永昌皆本蕃屬且久鎮邊鄙深得民心已
命遣人招之其所遣及諸來歸者皆當甄獎請預定賞
以待之上是其言是年夏兵三萬由高峯入寇定西州
環城為柵白撒遣刺史愛申阿失刺與行軍提控烏古論

長壽溫敦未昌出戰大敗之斬首千餘獲馬
五月白撒言近詔臣遣官諭諸蕃族以討西
兆路總管文奚烈古里間計約喬家丙令族
族又別遣權左右司都事趙梅委差官遙授
貞同往撫諭朱幾梅貞報溪哥城等處諸族
願助兵七萬八千餘人本國蕃族願助兵九
軍繼為聲援勝夏必矣臣已令古里間將鞏
更擇勇略之臣副之梅貞等既悉事勢當倏
蕃僧納林心波亦招誘有功乞遷官授職以
從其請元光元年二月行省上言近與延安
元帥完顏合

遂納合買住議河北郡縣俱已殘毀陝西河
北者西北二敵併攻鄜延城邑隨陷惟延安
全若今秋復至必長驅而深入雖京兆鳳翔
各益軍而率皆步卒且相去闊遠卒難應接
不支則河南亦不安矣今二敵遠去西北少
徑取蜀漢實國家基業萬全之計詔樞密議
數十萬分寇龕谷鄜延大通諸城上召白撒
命其兵襲其浮橋遂趨西涼別遣將取大通
古夏地白撒徐出鎮戎合達出環州以報二
至臨兆遣總管文奚烈古里間積石州刺

卷八十一

卷八十一

各據帥職率兵西入遇夏兵千餘於路南
獲大通城因圍之分兵奪其橋與守兵七千
戮殺其卒入河死者不可計餘兵焚其橋西
大通克之斬首三千因招來諸寺族被脅僧
如故以河梁既焚塞外地寒少草師遂還十
二月行有言
近有人自北來者稱國王木華里悉兵汭渭
翔鳳翔既下乃圖京兆北卒不可得留兵
守之至春
踐二麥以困我未幾大兵果圍鳳翔帥府遣
人為二道脅齒也鳳翔蹉跌則京兆必危而陝
右大震矣然
平川廣野定騎兵馳騁之地未可與之爭鋒
已遣提督

糧將兵五千營山而進伺隙攻其柵壘以紓城圍更乞
發河南步騎以備運關詔付尚書省樞密院議之二年冬
景宗即位邊事益急正大五年八月召白撒還朝拜尚書
右丞未幾拜平章事白撒居西垂幾十年當宋夏之交
雖頓立微效皆出將之力然本恒怯無能徒以儀禮為
事性復貪鄙及入為樞密尚書其嘗惡堂食不適口每以
家膳自隨國家顧其初不恤也九年正月諸軍敗績於三
峯山大兵與白坡兵合長驅趨汴令史楊居仁請乘其遠
至壘之白撒不從且陰起之遂遣完顏麻斤出邵公茂等
部民萬人開經度決河水以固京城功未畢而騎兵盡

房戶等皆被害丁壯無二三百
人得反者壬辰嘉靖初遷
守具入京初大兵破衛州宣宗
南遷移州治於宜村渡
新城於河北岸去河不數步
北面受敵而以石包之
至是棄之隨為大兵所據
甲午修京城樓櫓初宣宗以京
城闊遠難守詔高琪築裏
城公私力盡僅乃得成至是
所守朝臣有言裏城決不
可守外城決不可棄大兵先
得外城糧盡救絕走一人不
出裏城或不測可用於是決
計守外城時在城諸軍不滿
四萬京城周百二十里人守
一乳口尚不能徧故議避遷
之民死軍人召在京軍官於
止清宮並自防城得功者如

族按出虎大和兒劉伯綱
信而與得百餘人又集京東
已起義軍通建威得四萬人
為
面別選一千名飛虎軍以專
統
城被攻大臣分守四面白撒
報摧傳令取竹為護簾所司
怒欲斬之負外郎張來附所
即平章廣求之所司懷金三
已而兵退朝廷議罷白撒
我撰乞致仕表順之止已

持詔至其第令致仕既而
之白微服一夕數遷上以
之准其憤遂相率毀其別第
不領本部軍戍汴聞之徑去
之是時遂不解等兵散中
兵後無至者冬十月乃復起白
兼右副元帥於是羣臣為上書
樞密使兼左副元帥內族訛中
不知政事李蹊兵部尚書權出
兼行統帥府事重出元帥官

軍士恨其不戰遂圖害
親軍二百陰為之衛軍去
而去其黨元帥完顏德
其所斬經其垣下者一人
河南汴城糧且盡累召後
撤為平章政事權樞密使
出京計以賽不為右丞相
右副元帥兼樞密副使權
書左丞徒單百家元帥左
顧副以果毅都尉粘合

併兵五千南面元帥完顏猪兒副以建威都尉完顏幹論
出兵五千西面元帥劉益上黨公張開副以安平都尉紀
綱軍五千北面元帥內族婁室副以振威都尉張閏軍五
千中翼都尉賀都喜軍四千隸總帥百家都尉內族久住
副都尉王簡總領王福胤神臂軍三千五百左翼元帥內
族小婁室親衛軍一千右翼元帥完顏按出虎親衛軍一
千總領完顏長樂副帥溫敷昌孫馬軍三百郡王主義深
馬軍一百五十郡王范成進總領蘇元孫圭軍三千隸總
帥百家飛騎都尉兼合刺合總領朮虎只魯歡總領夾谷
得伯弘軍田眾家奴等百人及諸臣下發京師十二月甲

張車駕至黃陵岡白撒先降大兵兩寨得河朔降將上救
之授以印及金虎符羣臣議以河朔諸將前導鼓行入開
州取大名東平豪傑當有響應者破竹之勢成矣溫敦昌
孫曰太后中宮皆在南京北行萬一不如意聖主孤身欲
何所為若往歸德更五六月不能還京不如先取衛州還
京為便白撒奏曰聖體不便鞍馬且不可令大兵知上所
在今可駐歸德臣等率降將往東平俟諸軍到可一鼓而
下因而經略河朔且空河南之軍上以為然時上已遣官
奴將三百騎探滎麻岡未還上將御船賜白撒劍得便宜
從事決東平之策官奴遂奏衛州有糧可取上召白撒問
之白撒曰京師且不能守就得衛州欲何為耶以臣觀之
東平之策為便上主官奴之議明年正月朔次黃陵岡是
日歸德守臣以糧糗三百餘船來餉遂就其舟以濟南岸
米濟者萬人大元將回古乃率四千騎追擊之賀都喜揮
一黃旗督戰身中十六七箭軍殊死鬪得卒十餘人大兵
少却上遣送酒百壺勞之須臾北風大作舟皆吹著南岸
諸兵復擊之溺死者近千人元帥猪兒都尉紇石烈訛論
等死之建威都尉完顏訛論出降於大元上於北岸望之
震懼率從官為猪兒等設祭哭之皆贈官錄用其子姪斬
訛論出二弟以徇遂命白撒攻衛州上駐兵河上留親衛

軍三千護從都尉高顯步軍一萬元帥官奴忠孝軍一千
郡王克成進王義深上黨公張開元帥劉益等軍總帥百
家總之各齎十日糧聽承裔節制發自蒲城上時已遣蹇
不將馬軍北向矣白撒以三十騎追及謂蹇不曰有旨令
我將馬軍蹇不謂上曰北行議已決不可中變上曰丞相
當與平章和同完顏仲德持御馬銜苦諫曰存亡在此一
舉衛州決不可攻上麾之曰參政不知白撒遂攻衛州兵
至城下御旗黃繖招之不下其夜北騎三千奄至官奴和
遠嘉元地不按出虎與之戰北兵却六十里然自發蒲城
遷延八日始至衛而猝無攻具縛槍為雲梯州人知不能
守益罷元攻三日不克及聞河南大兵濟自張家渡至
衛西南遂班師大兵踵其後戰於白公廟敗績白撒等棄
軍遁劉益張開皆為民家所殺車駕還次蒲城東三十里
白撒使人密奏劉益一軍叛去點檢未燃元典總領溫敦
昌孫時侍行帳中請上登舟上曰正當決戰何遽退乎少
頃白撒至倉皇言於上曰今軍已潰大兵近在堤外請聖
主幸歸德上遂登舟侍衛皆不知巡警如故時夜已四更
矣遂狼狽入歸德白撒收潰兵大橋得二萬餘人懼不敢
入上聞遣近侍局提點移刺粘古紇石烈阿里合護衛二
人以舟往迎之既至不聽入見并其子下獄諸都尉司軍

以白撒不戰而退發憤出怨言上乃暴其罪曰惟汝將士
明聽朕言我初提大軍次葦陵岡得捷白撒即奏宜渡河
取衛州可得糧十萬石乘勝恢復河北我從其計令率諸
軍攻衛去蒲城二百餘里白撒遷延八日方至又不預備
攻具以致敗衄白撒棄軍竄還蒲城便言諸軍已潰北兵
勢大不可當信從登舟幾死于水若當時知諸軍未嘗潰
只河北戰死亦可垂名於後今白撒已下獄不復錄用籍
其家產以賜汝衆其盡力國家不無效此人囚白撒七日而
餓死發其弟承麟子狗兒徐州安置當時議者衛州之舉
本自官奴歸之白撒則亦過夫初瀕河居民聞官軍北渡
築垣塞戶潛伏洞穴及見官奴一軍號令明肅撫勞周悉
所過無絲髮之犯老幼婦孺坦然相視無復畏避俄白撒
輩縱軍四出剽掠俘虜挑掘焚炙靡所不至哭聲相接屍
骸盈野都尉高祿謙苗用秀輩仍掠人食之而白撒誅斬
在口所過官吏殘虐不勝一飯之費有數十金不能給者
公私皇皇日皆後大兵至矣白撒目不知書姦黠有餘簿
書政事聞之即解善談議多知接人則煦煦然好貨殖能
揮闔中人主心遂浸漬以取將相既富貴起第於汴之西
城規模擬宮掖婢妾百數皆衣金縷奴隸月廩與列將等
猶以爲未足也上嘗遣中使責之曰卿汲汲於此將無北

歸意耶白撒終不悛以及於禍

贊曰白撒本非將才惟怯誤國徒能阿合以取富貴性懷

貪鄙當此危亡方謀封殖以自逸此猶大厦將焚而燕雀

不悟者歟

赤盞合喜性剛愎好自用朝廷以其有才幹任之宣宗時

累遷西州刺史提控軍馬貞祐四年十一月夏人四萬餘

騎圍定西輦致攻具將取其城合喜及楊幹烈等率兵鏖

戰走之斬首二千級俘數十人獲馬八百餘匹器械稱是

餘悉遁去興定元年正月以屢敗夏人遙授同知臨洮府

事兼前職是冬陝西行省奉命伐宋合喜權行元帥府駐

來遠寨以張聲勢既而獲捷二年四月宋兵數千侵臨洮

合喜擊走之斬獲甚衆三年四月遷元帥左都監行元帥

府事于鞏州四年四月夏人犯邊合喜討之師次鹿兒原

遇夏兵千人遣提控烏古論世鮮率偏師敗之都統王定

亦破其衆一千五百于新泉城九月夏人攻鞏州合喜遣

兵擊之一日十餘戰夏人退據南岡遣精兵三萬傅城又

擊走之生擒夏將劉打甲玉等訊知夏大將你思丁兀名

二人謀以爲鞏帥府所在鞏既下則臨洮積石河洮諸城

不攻自破故先及鞏且構宋統制程信等將兵四萬來攻

合喜聞之飾兵嚴備俄而兵果至合喜督兵搏戰却之殺

數千人攻益急將士殊死戰殺傷者以萬計夏人焚其攻
具拔柵而去合喜已先伏甲要地邀之復率衆躡其後斬
首甚衆十月以功遙授平西軍節度使元光元年大將萌
古不花攻鳳翔朝廷以主將完顏仲元孤軍不足守禦命
合喜將兵援之二年二月木華黎國王斜里吉不花等及
夏人步騎數十萬圍鳳翔東自扶風岐山西連汧隴數百
里間皆其營柵攻城甚急合喜盡力僅能禦之於是合喜
以同知臨洮府事顏盞蝦蟆戰尤力遂以便宜升爲通遠
軍節度使上嘉其功許之是歲升簽樞密院事哀宗即位
拜參知政事權樞密副使正大八年十一月鄧州馳報大

元兵破峽峯關由金州東下報至時日已暮省院官入奏
上曰事至於此柰何上即位至是八年從在東宮日立十
三都尉每尉不下萬人彊壯趨捷極爲精練步卒負擔器
甲糧糗重至六七斗一日夜行二百里忠孝軍萬八千人
皆回紇河西及中州人被掠而逃歸者人有從馬以騎射
選之乃得補親衛騎兵武衛護衛選外諸軍又二十餘萬
故頻年有大昌原倒回谷之捷士氣旣振遂有一戰之資
至是院官同奏北軍冒萬里之險歷二年之久方入武休
其勞苦已極爲吾計者以兵屯睢鄭昌武歸德及京畿諸
縣以大將守洛陽潼關懷孟等處嚴兵備之京師積糧數

百萬斛令河南州郡堅壁清野百姓不能入城者聚保山
若彼深入之師欲攻不能欲戰不得師老食盡不擊自歸
矣上大息曰南渡二十年所在之民破田宅鬻妻子以養
軍士且諸軍無慮二十餘萬今敵至不能迎戰徒以自保
京城雖存何以為國天下其謂我何又曰存亡有天命惟
不負民可也乃詔合達蒲阿等屯軍襄鄧九年正月兩省
軍潰于三峯山北兵進薄京師三月庚子議曹王出質大
兵北行留速不解攻城攻具已辦既有納質之請即又云
我受命攻城但曹王出則退不然不罷也壬辰曹王入辭
宴於宮中癸卯北兵立攻具泐壕列木柵以薪草填壕頃
刻平十餘步主兵者以議和之故不敢與戰但於城上坐
視而已城中喧闐上聞之從六七騎出端門至舟橋時新
雨漉車駕忽出人驚愕失措但跪於道傍亦有望而拜者
上自麾之曰勿拜恐泥污汝衣倉皇中市肆米豆狼藉於
地上勅衛士令各歸其家老幼遮擁至有誤觸御衣者少
頃宰相從官皆至進笠不受曰軍士暴露我何用此為所
過慰勞軍士皆踴躍稱萬歲臣等戰死無所恨至有感泣
者西南軍士五六十輩聚而若有言者上就問之跪曰大
兵芻土填壕功已過半平章傳令勿放一鏃恐壞和事想
豈有計耶上顧謂其中長者云朕為生靈稱臣進奉無不

從順止有一子養來成長今往作質子矣汝等略忍待曹
王出大兵不退汝等死戰未晚復有拜泣者曰事急矣聖
主母望和事乃傳旨城上放箭西水門千戶劉壽控御馬
仰視曰聖主無信賊臣賊臣盡大兵退矣衛士欲擊之上
止之曰醉矣勿問是日曹王出詣軍前大兵併力進攻甲
辰上復出撫東門將士太學生楊奐等前白事上問何所
欲言曰臣等皆太學生令執砲夫之後恐非國家百年以
來待士之意勅記姓名即免其役過南薰門值被創者親
傳以藥手酌卮酒以賜且出內府金帛以待有功者是日
大兵驅漢俘及婦女老幼負薪草填壕塹城上箭簇四下
如雨頃刻壕為之平龍德宮造砲石取宋太湖靈壁假山
為之小大各有斤重其圓如燈籠之狀有不如度者杖其
工人大兵用砲則不然破大礮或碌礮為二三皆用之攢
竹砲有至十三稍者餘砲稱是每城一角置砲百餘枝更
遞下上晝夜不息不數日石幾與裏城平而城上樓櫓皆
故宮及芳華玉谿所拆大木為之合抱之木隨擊而碎以
馬糞麥秸布其上網索旃褥固護之其懸風板之外皆以
牛皮為障遂謂不可近大兵以火砲擊之隨即延燒不可
撲救父老所傳周世宗築京城取虎牢土為之堅密如鐵
受砲所擊唯凹而已大兵壕外築城圍百五十里城有乳

口樓櫓壕深丈許闊亦如之約三四十步置一舖舖置百
 許人守之初白撒命築門外短牆委曲陜隘容二三人得
 過以防大兵奪門及被攻諸將請乘夜斫營軍乃不能猝
 出比出已為北兵所覺後又夜募死士千人穴城由壕徑
 渡燒其砲坐城上懸紅紙燈為應約燈起渡壕又為圍者
 所覺又放紙鳶置文書其上至北營則斷之以誘被俘者
 識者謂前日紙燈今日紙鳶宰相以此退敵難矣右丞世
 魯命作江水曲使城上之人靜夜唱之蓋河朔先有此曲
 以寄謳吟之思其諺計如此合喜先以守鳳翔白誇及令
 守西北隅其地受攻最急而合喜當之語言失措面無人

色軍士特以車駕數出慰勞人自激昂爭為效命耳其
 城之具有火砲名震天雷者鐵確盛藥以火點之砲起火
 發其聲如雷聞百里外所熟園半畝之上火點著田鐵皆
 透大兵又為牛皮洞直至城下掘城為龕間可容人則城
 上不可奈何矣人有獻策者以鐵繩懸震天雷者順城而
 下至掘處火發人與牛皮皆碎逆無迹又飛火槍注藥
 之類輒前燒十餘步人亦不敢近大兵惟畏此二物
 四月龍攻至是十六晝夜矣內外死者以百萬計大兵
 下可下乃謾為好語云兩國已講和更相攻耶朝廷亦
 應之明日遣戶部侍郎楊居仁出宣秋門以酒火犒

是營幕稍稍外遷遂退兵壬午合喜以大兵退議入
 相皆不欲獨合喜以守城為已功持論甚力呼令史元
 問曰罷攻已三日而不入賀何也速召翰苑官作表以
 以白諸相權參政內族思烈曰城下之盟諸侯以為
 以罷攻為可賀歟合喜怒曰社稷不亡帝后免難汝等
 以為喜耶明日近侍局直長張天任至省好問私以賀
 告之天任曰人不知恥乃若是耶因謂諸相曰京城受
 正深以為辱聞百官欲入賀誠有此否會學士趙秉文不
 肯撰表議遂寢是月以尚書省兼樞密院事合喜罷樞
 合喜既失兵柄意殊不樂欲銷印諸相謂院事以

有用時不宜毀合喜怒欲笞其掾有投匿名書於御路云
 副樞合喜總帥撒合參政訛出皆國賊朝廷不殺衆軍亦
 須殺之為國除害衛士以聞撒合飲藥死訛出稱疾不出
 惟合喜坦然若無事者上亦無所問由是軍國之事盡決
 于合喜矣初大兵圍汴司諫陳奇屢上封事言得失切中
 時病合喜大怒召入省呼其名責之曰子為陳山可耶果
 如子言能退大敵我當世世與若為奴聞者無不竊笑蓋
 不識奇字至分為兩耳天興元年七月權參知政事思烈
 恒山公武仙合軍自汝州入援詔以合喜為樞密使統京
 軍萬五千應之且命賽不為之助八月己酉朔駐於近

郊候益兵乃進屯中牟古城凡三日聞思烈軍潰即夜棄
輜重馳還黎明至鄭門聚軍乃入言者謂合喜始則抗命
不出中則逗留不進終則棄軍先遁委棄軍資不可勝計
不斬之無以謝天下上貸其死免為庶人既而籍其家以
賜軍士既廢居汴中常鞅鞅不樂會大將速不斛遣人招
之合喜即治裝欲行崔立邀至省酌酒餞送且以白金二
百兩為贖明日復詣省別立方對語適一人白歸德持文
書至發視之乃行省傳及宗誥以諭合喜者其言曰卿朕
老臣中間雖廢出矣

若能反正與

怒叱左右繫之獄是日斬之

論曰合喜初年用兵西夏屢著勞效要亦此將石盃盃
等功也既當大任遂自矜伐汴城之役舉世煩擾質出兵
退即圖稱賀此豈有體國之誠心者乎中全之潰衆怒所
歸幸追一死猶懷異圖卒殞猜疑天蓋假手於崔立也

列傳第五十二

金史百一十四

元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

都總裁臣脫脫修

白華

斜卯愛實

合周附

石抹世勳

白華字文舉澳州人貞祐三年進士初為應奉翰林文字
正大元年累遷為樞密院經歷官二年九月武仙以真定
來歸朝廷方經理河北宋將彭義斌乘之遂由山東取邢
洺磁等州華上奏曰北兵有事河西故我得少寬今彭義
斌招降河朔郡縣駸駸及於真定宜及此大舉以除後患
時院官不欲行即遣華相視彰德實擠之也事竟不行三

年五月宋人掠壽州永州桃園軍失利死者四百餘人時
夏全自楚州來奔十月庚申集百官議和宋上問全所以
來華奏全初在盱眙從宋帥劉卓往楚州州人訛言劉大
帥來欲屠城中北人耳衆軍怒殺卓以城來歸全終不自
安跳走盱眙盱眙不納城下索妻孥又不從計無所出乃
狼狽而北止求自免無他慮也華因是爲上所知名至後
盱眙楚州王義深張惠范成進相繼以城降詔改楚州爲
平淮府以全爲金源郡王平淮府都總管張惠臨淄郡王
義深東平郡王成進膠西郡王和宋議寢四年李全據
海州謂盱眙不可守上不從乃以淮南王招全全曰王

義深范成進皆我部曲而受王封何以處我竟不至是歲
慶山奴敗績于龜山五年秋增築歸德城擬工數百萬宰
相奏遣華往相役華見行院溫撒辛語以民勞朝廷愛養
之意減工三分之一溫撒李辛賜姓也六年以華權樞密院
判官上召忠孝軍總領蒲察定任經歷王仲澤戶部郎中
刁璧及華諭之曰李全據有楚州睥睨山東久必爲患今
北事稍緩合乘此隙令定任權監軍率所統軍一千別遣
都尉司步軍萬人以璧仲澤爲參謀同往沂海界招之不
從則以軍馬從事卿等以爲何如華對曰臣以爲李全借
大兵之勢要宋人供給餽餉持一猾寇耳老狐穴塚待夜

而出何足介懷我所慮者北方之強耳今北方有事未暇南圖一旦事定必來攻矣與我爭天下者此也全何預焉若北方事定全將聽命不暇設不自量更有非望天下之人寧不知逆順其肯去順而從逆乎爲今計者姑養士馬以備北方使全果有不軌之謀亦當發於北朝息兵之日當此則我易與矣上沉思良久曰卿等且退容我更思明日遣定住還屯尉氏時陝西兵大勢已去留脫或藥駐慶陽以擾河朔且有攻河中之耗而衛州帥府與恒山公府並立慮一旦有警節制不一欲合二府爲一又恐其不和命華往經畫之初華在院屢承面諭云汝爲院官不以軍

馬責汝汝辭辯特以合喜蒲阿皆武夫一語不相入便爲齟齬害事非細今以汝調停之或有乖忤罪及汝矣院中事當一一奏我汝之職也今衛州之委亦前日調停之意國制凡樞密院上下所倚任者名奏事官其日有三一曰承受聖旨二曰奏事三曰省院議事皆以一人主之承受聖旨者凡院官奏事或上處分獨召奏事官付之多至一二百言或直傳上旨辭多者即與近侍局官批寫奏事者謂事有區處當取奏裁者殿奏其奏每嫌辭費必欲言簡而意明退而奉行即立文字謂之檢目省院官殿上議事則默記之議定歸院亦立檢目呈覆有疑則復稟無則付

掾史施行其赴省議者議既定留奏事官與省左右司官同立奏草圓覆諸相無異同則右司奏上此三者之外又有難者曰備顧問如軍馬糧草器械軍帥部曲名數與夫屯駐地里阨塞遠近之類凡省院一切事務顧問之際一不能應輒以不用心被譴其職爲甚難故以華處之五月以丞相蹇不行尚書省事於關中蒲阿率完顏陳和尚忠孝軍一千駐邠州且令審觀北勢如是兩月上謂白華曰汝往邠州六日可往復否華自量日可馳三百應之曰可上令密諭蒲阿纔候春首當事慶陽華如期而還上一日顧謂華言我見汝從來比語及征進必有難色今此一舉

特銳於平時何也華曰向日用兵以南征及討李全之事梗之不能專意北方故以北向爲難今日異於平時况事至於此不得不一舉大軍入界已三百餘里若縱之今下秦川則何以救終當一戰摧之與其戰於近裏之平川不若戰於近邊之險隘上亦以爲然七年正月慶陽圍解大軍還白華上奏比今之計兵食爲急除密院已定忠孝軍及馬軍都尉司步軍足爲一戰之資此外應河南府州亦洎簽揀防城軍秋聚春放依古務農講武之義各令防本州府城以今見在九十七萬無致他日爲資敵之用五月華真授樞密判官上遣近侍局副使七斤傳旨云朕用汝

爲院官非責汝將兵對壘第欲汝立軍中綱紀發遣文移
和睦將帥究察非違至於軍伍之閱習器仗之修整皆汝
所職其悉力國家以稱朕意八年大軍自去歲入陝西翺
翎京兆同華之間破南山砦柵六十餘所已而攻鳳翔金
軍自蘭鄉屯至澠池兩行省晏然不動宰相臺諫皆以樞
院瞻望逗留爲言京兆士庶橫議蜂起以至諸相力奏上
前上曰合達蒲阿必相度機會可進而進耳若督之使戰
終出勉強恐無益而反害也因遣白華與右司郎中夾谷
八里門道宰相百官所言并問以目今一月過半有怠歸
之形諸軍何故不動且詔華等往復六日華等既到回

兩行省以上意合達言不見機會則動耳蒲阿曰彼軍
絕無糧餉使欲戰不得欲留不能將自敝矣合達對蒲阿
及諸帥則言不可動見士大夫則言可動人謂合達近嘗
得罪又畏蒲阿方得若不敢與抗而亦言不可動華等觀
二相見北兵勢大皆有懼心遂私問樊澤定住陳和尚以
爲何如三人者皆曰他人言北兵疲困故可攻此言非也
大兵所在豈可輕料是真不敢動華等還以二相及諸將
意奏之上曰我故知其怯不敢動矣即復遣華傳旨諭二
相云鳳翔圍久恐守者力不能支行省當領軍出關宿華
陰界次日及華陰次日及華州略與渭北軍交手計大兵

聞之必當奔赴且以少紓鳳翔之急我亦得為掣肘計耳
二相迴奏領旨華東還及中牟已有兩行省納奏人追及
華取報密院副本讀之言領旨提軍出關二十里至華陰
界與渭北軍交是晚收軍入關華為之仰天浩歎曰事至
於此無如之何矣華至京奏章已達知所奏為徒然不二
三日鳳翔陷兩行省遂棄京兆與牙古塔起遷居民於河
南留慶山奴守之夏五月楊妙真以夫李全死於宋構浮
橋於楚州之北就北帥梭魯胡吐乞師復讎朝廷規知之
以謂北軍果能渡淮淮與河南跬步間耳遣合達蒲阿駐
軍桃源界激河口備之兩行省乃約宋帥趙范趙葵為夾

攻之計一趙亦遣人報聘俱以議和為名以張聲勢二相
屢以軍少為言而省院難之因上奏云向來附關屯駐半
年適還舊屯喘不及息又欲以暑月東行實無可圖之事
徒自疲而已况兼桃源青口蚊蚋湫濕之地不便牧養目
今非征進時月決不敢妄動且我之所慮特楚州浮梁耳
姑以計圖之已遣提控王銳往視可否奏上上遣白華以
此傳諭二相兼領王銳行二相不悅蒲阿遣水軍虹縣所
屯王提控者以小船二十四隻令華順河而下必到八里
莊城門為期且曰此中望八里莊如在雲間天上省院端
坐徒事口吻今樞判親來可以相視可否歸而奏之華力

辭不獲遂登舟及淮與河合流處纔及八里莊城門相直
城守者以白鷁大船五十泝流而上占其上流以截華歸
路華幾不得還昏黑得徑先歸乃悟兩省怒朝省不益軍
謂皆華輩主之故擠之險地耳是夜二更後八里莊次將
遣人送款云早者主將出城開船截大金歸路某等高議
主將還即閉門不納渠已奔去楚州乞發軍馬接應二相
即發兵騎開船赴約明旦入城安慰又知楚州大軍已還
河朔宋將燒浮橋二相附華納奏上大喜初合達謀取宋
淮陰五月渡淮淮陰主者胡路鈴往楚州計事於楊妙真
比還提正官郭恩送款千金胡還不納慟哭而去合達遂

入淮陰詔改歸州以行省烏古論葉里哥守之郭恩為元
帥右都監既而宋人以銀絹五萬兩匹來贖盱眙龜山宋
使留館中郭恩謀劫而取之或報之于盱眙帥府即以軍
至恩不果發明日宋將劉虎湯孝信以船三十艘燒浮梁
因遣其將夏友諒來攻盱眙未下泗州總領完顏矢哥利
館中銀絹遂反防禦使徒單塔剌聞變扼梁山亭甬路好
謂之曰容我拜辭朝廷然後死遂取朝服望闕拜勸良久
投亭下水死矢哥遂以州歸楊妙真總帥納合買住亦以
盱眙降宋九月陝西行省防秋時大兵在河中睿宗已領
兵入界慶山奴報糧盡將棄京兆而東一日白華奏偵候

得睿宗所領軍馬四萬行營軍一萬布置如此爲今計者
與其就漢禦之諸軍比到可行半月不若經往河中目今
公河屯守一日可渡如此中得利襄漢軍馬必當遲疑不
進在北爲投機在南爲掣肘臣以爲如此便上曰此策汝
畫之爲得之他人華曰臣愚見如此上平日銳於武事聞
華言若欣快者然竟不行未幾合達自陝州進奏帖亦爲
此事上得奏甚喜蒲阿時在洛陽驛召之蓋有意於此矣
蒲阿至奏對之間不及此止言大兵前鋒忒木解統之將
出冷水谷口且當先禦此軍上曰朕不問此只欲問河中
可擣否蒲阿不獲已始言睿宗所領兵騎雖多計皆冗雜

大兵軍少而精無非選鋒全軍北渡
兵必遣輜重屯於
平陽之北匿其選鋒百里之外放我
渡然後斷我歸路
與我決戰恐不得利上曰朕料汝如此
果然更不須再論
且環陝州蒲阿曰合達樞密使所言此
間一面革撥恐亦
未盡乞召至同議可否上曰見得合達亦止此而已往復
遲滯轉致悞事華奏合達必見機會召至同議爲便副樞
赤亥合喜亦奉蒲阿白華之言爲是上乃從之召合達至
上令先與密院議定然後入見既議華執合達奏帖舉似
再三竟無一先發言者移時蒲阿言且勾當冷水谷一軍
何如合達曰是矣遂入見上問卿等所議若何合達敷奏

其言甚多大槩言河中之事與前日上奏時勢不同所奏亦不敢自主議遂寢二相還陝量以軍馬出冷水谷奉行故事而已十二月河中府破九年京城被攻四月兵退改元天興是月十六日併樞密院歸尚書省以宰相兼院官左右司首領官兼經歷官惟平章白撒副樞合喜院判白華權院判完顏忽魯剌退罷忽魯魯口辯上愛幸之朝議罪忽魯剌而書生輩妬華得君先嘗以語撼之用是而罷金制樞密院雖主兵而節制在尚書省兵興以來茲制漸改凡在軍事省官不得預院官獨任專見往往敗事言者多以爲將相權不當分至是始併之十二月朔上遣近侍

局提點曳刺粘古即白華所居問事勢至於此計將安出華附奏人耕稼已廢糧斛將盡四外援兵皆不可倚擬重駕當出就外兵可留皇兄荆王使之監國任其裁處聖主旣出遣使告語北朝我出非他處收整軍馬止以軍卒擅誅唐慶和議從此斷絕京師今付之荆王乞我一二州以老耳如此則太后皇族可存正如春秋紀季入齊爲附庸之事聖主亦得少寬矣於是起華爲右司郎中初親巡之計決諸將皆預其議將退首領官張袞聶天驥奏尚有善人諳練軍務者乃置而不用今所用者皆不見軍中事體此爲未盡上問未用者何人書曰院判白華上領之故有

是命明日召華論之曰親避之計已決但所往羣議未定
有言歸德四面背水可以自保者或言可沿西山入鄧或
言設欲入鄧大將速不解今在汝州不如取陳蔡路轉往
鄧下卿以爲如何華曰歸德城雖堅久而食盡坐以待斃
決不可往欲往鄧下旣汝州有速不解斷不能往以今日
事勢博徒所謂孤注者也孤注云者止有背城之戰爲今
之計當直赴汝州與之一決有楚則無漢有漢則無楚汝
州戰不如半途戰半途戰又不如出城戰所以然者何我
軍食力猶在馬則豆力猶在若出京益遠軍食日減馬食
野草事益難矣若我軍使得戰存亡決此一舉外則可以
激三軍之氣內則可以慰都人之心或止爲避遷之計人
心顧戀家業未必毅然從行可詳審之遂召諸相及首領
官同議不速嘉元地不元帥猪兒高顯王義深俱主歸德
之議丞相賽不主鄧議竟不能決明日制旨京城食盡今
擬親出聚集軍士於大慶殿論以此意論訖諸帥將佐合
辭奏曰聖主不可親出止可命將三軍欣然願爲國家効
死上猶豫欲以官奴爲馬軍帥高顯爲步軍帥劉益副之
蓋採輿議也而三人者亦欲奉命權參政內族訛出大罵
云汝輩把鋤不知高下國家大事敢易承邪衆默然惟官
奴曰若將相可了何至使我董事亦中止明日民間闕傳

車駕欲奉皇太后及妃后往歸德軍士家屬留後日今食盡坐視城中俱餓死矣縱能至歸德軍馬所費支吾復得幾許日上聞之召蹇不合周訛出烏古孫卜吉完顏正大議餘人不預移時方出見首領官丞相言前日巡守之議已定止爲一白華都改却今往汝州就軍馬索戰去矣遂擇日祭太廟誓師擬以二十五日啓行是月晦車駕至黃陵岡復有北幸之議語在白撒傳天興二年正月朔上次黃陵岡就歸德餽船北渡諸相共奏京師及河南諸州聞上幸河北恐生他變可下詔安撫之是時所在父老僧道及牛酒犒軍者相屬上親爲拊慰人人爲之感泣乃

殺河朔招集兵糧赦文條畫十餘款分道傳送二日或有云昨所發河南詔書儻落大軍中柰泄事機何上怒委近侍局官傳旨謂首領官張袞白華內族訛可當發詔時不爲後慮皆量決之是時衛州軍兩日至蒲城而大軍徐躡其後十五日宰相諸帥共議上前郎中完顏胡魯刺秉筆書某軍前鋒某軍殿後餘事皆有條畫書畢惟不言所往華私問胡魯刺託以不知是晚平章及諸帥還蒲城軍中夜半訛可袞就華帳中呼華云上已登舟君不知之耶華遂問其由訛可云我昨日已知上欲與李左丞完顏郎中先下歸德令諸軍並北岸行至鳳池渡河今夜平章及承

速嘉元帥官奴等來言大軍在蒲城曾與金軍接戰勢莫
能支遂擁主上登舟軍資一切委棄止令忠孝軍上船馬
悉留營中計舟已行數里矣華又問公何不從往云昨日
擬定首領官止令胡魯刺登舟餘悉隨軍用是不敢是夜
總帥百家領諸軍舟往鳳池大軍覺之兵遂潰上在歸德
三月崔立以汴京降右宣徽提點近侍局移刺粘古謀之
鄧上不聽時粘古之兄瑗為鄧州節度使兼行樞密院事
其子與粘古之子並從駕為衛士適朝廷將召鄧兵入援
粘古因與華謀同之鄧且拉其二子以往上覺之獨命華
行而粘古改之徐州華既至鄧以市又不濟淹留于館遂

若無意於世者會瑗以鄧入宋華亦從至襄陽宋署為制
幹又改均州提督後范用吉殺均之長吏送款于北朝遂
因而北歸士大夫以華夙儒貴顯國危不能以義自處為
貶云用吉者本姓李本魯名久住初歸入宋謁制置趙范
將以計動其心故更姓名范用吉趙怒其觸諱斥之用吉
猶應對如故趙良久方悟且利其事與已符遂擢置左右
凡所言動略不加疑遂易其姓曰花使為太尉改鎮均州
未幾納款于北後以家人誣以欲叛為同列所害

贊曰白華以儒者習吏事以經生知兵其所論建屢中事
機然三軍敗衄之餘士氣不作其言果可行乎從瑗歸宋

聲名掃地而猶得列於金臣之傳者援蜀譙周等例云
斜卯愛實字正之策論進士也正大間累官翰林直學士
兼左司郎中天興元年正月聞大兵將至以點檢夾谷撒
合為總帥率步騎三萬巡河渡命宿直將軍內族長樂權
近侍局使監其軍行至封丘而還入自梁門樞密副使合
喜遇之笑語撒合曰吾言信矣當為我作主人蓋世俗酬
謝之意也明日金兵遂合朝廷置而不問於是愛實上言
曰撒合統兵三萬本欲乘大兵遠至喘息未定而擊之出
京纔數十里不逢一人騎已畏縮不敢進設遇大兵其肯
用命乎乞斬二人以肅軍政不報蓋合喜輩以京師倚此

一軍為命初不敢俾之出戰特以衆議閔然故暫出以應
之云衛紹錡厲二王家屬皆以兵防護且設官提控巡警
之嚴過於獄狴至是衛紹宅四十年錡厲宅二十年正大
間朝臣屢有言及者不報愛實乃上言曰二族衰微無異
匹庶假欲為不善孰與同惡男女婚嫁人之大欲豈有幽
囚終世永無伉儷之望在他人尚且不忍况骨肉乎哀宗
感其言始聽自使未幾有青城之難愛實憤時相非其人
嘗歷數曰平章白撒固權市因心擊尤外百無一能丞相蹇
不叔麥不分更謂乏材亦不至此人為相參政兼樞密副
使赤盞合喜麗暴一馬軍之材止矣乃今兼將相之權右

丞顏蓋世魯居相位已七八年碌碌無補備員而已患難之際倚注此類欲冀中興難矣於是世魯罷相嘗不乞養仕而白撒合喜不恤也是年四月京城罷攻大兵退既而以害唐慶事和議遂絕於是再簽民兵爲守禦備八月括京城粟以轉運使完顏珠顆張俊民曳刺克忠等置局以推舉爲名珠顆諭民曰汝等當從實推舉果如一日糧盡令汝妻子作軍食復能吝否旣而罷括粟令復以進獻取之前御史大夫內族合周復冀進田建言京城括粟可得百餘萬石朝廷信之命權參知政事與左少李蹊總其事先令各家自實壯者存石有三斗弱者半之仍書其數門

首敢有匿者以升斗論罪京城三十六坊各選深刻者主之內族完顏久住尤酷異有寡婦二口實豆六斗內有蓬子約三升久住笑曰吾得之矣執而以令于衆婦泣訴曰妾夫死於兵姑老不能爲養故雜糶糶以自食耳非敢以爲軍儲也且三斗六升之餘不從竟死杖下京師聞之股栗盡投其餘于糞溷中或白於李蹊蹊顰蹙曰白之參政其人即白合周周曰人云花又不損蜜又得成予謂花不損何由成蜜且京師危急今欲存社稷耶存百姓耶當時皆莫敢言愛實遂上奏大槩曰罷括粟則改虐政爲仁政散怨氣爲和氣不報時所括不能三萬斛而京城益蕭然

矣自是之後死者相枕貧富束手待斃而已上聞之命出
太倉米作粥以食餓者愛實聞之歎曰與其食之寧如勿
奪為奉御把奴所告又近侍干預朝政愛實上章諫曰今
近侍權太重將相大臣不敢與之相抗自古僕御之臣不
過供給指使而已雖名僕臣亦必選擇正人今不論賢否
惟以世胄或吏員為之夫給使令之材使預社稷大計此
輩果何所知乎章既上近侍數人泣訴上前曰愛實以臣
等為奴隸置至尊何地耶上益怒送有司近侍局副使李
大節從容開釋乃赦之出為中京留守後不知所終合周
者一名永錫貞祐中為元帥左監軍失援中都宣宗削除
官爵杖之八十已而復用四年以御史大夫權尚書右丞
總兵陝西合周留沔池數日進及京兆而大兵已至合周
竟不出兵遂失潼關有司以敵至不出兵當斬諸皇族百
餘人上章救之上曰向合周救中都未至而軍潰使宗廟
山陵失守罪當誅朕特寬貸以全其命尋復重職今鎮陝
西所犯乃爾國家大法豈敢私耶遂再奪爵免死除名至
是為參知政事性好作詩詞語鄙俚人采其語以為戲笑
因自草括粟榜文有雀無翅兒不飛蛇無頭兒不行等語
以而作兒掾史知之不敢易也京城目之曰雀兒參政哀
宗用而不悟竟致敗事

石抹世勣字景略幼勤學爲文有體裁承安二年以父元
毅死王事收充擊執五年登詞賦經義南科進士第貞祐
三年累官爲太常丞預講議所事時朝廷徙河北軍戶河
南罕職議給以田世勣上言曰荒閑之田及牧馬地其始
勸墾費力當倍一歲斷不能熟若奪民素時者與之則民
將失所且啓不和之端况軍戶率無耕牛雖或有之而廩
給未敢遽減彼旣南來所捐田宅爲人所有一旦北歸能
無爭奪切謂宜令軍戶分人歸守本業收其晚禾至春復
還爲固守計會侍御史劉元規亦言給田不便上大悟乃
罷之未幾遷同知金安軍即度使興定二年選爲華州

帥府參議官初右都監完顏合達行帥府于楨州嘗以
同知平涼府事卓魯回蒲乃速爲參議及移駐華州陝西
行省請復用蒲乃速令世勣副之上曰蒲乃速但能承奉
人耳餘無所長非如世勣可任以事華爲要鎮而輕用其
人或致敗事遂獨用世勣尋入爲尚書省左司郎中元
光元年奪一官解職初世勣任華州有薦其深通錢穀者
覆察不如所舉未籍行止中後主者舉覺平章英王以世
勣避都司之繁私屬治籍事冀改他職奏下有司故有是
責又之起爲禮部侍郎轉司農改太常卿正大中爲禮部
尚書兼翰林侍講學士天興元年冬哀宗將北渡世勣率

朝官劉肅田芝等二十人求見仁安殿上問卿等欲何言
世勣曰臣等聞陛下欲親出切謂此行不便上曰我不出
軍分爲二一軍守一軍出戰我出則軍合爲一世勣曰陛
下出則軍分爲三一守一戰一中軍護從不若不出爲愈
也上曰卿等不知我若得完顏仲德恒山公武仙付之兵
事何勞我出我豈不知今日將兵者官奴統馬兵三百止
矣劉益將步兵五千止矣欲不自將得乎上又指御榻曰
我此行豈復有還期但恨我無罪亡國耳我未嘗奢侈未
嘗信任小人世勣應聲曰陛下用小人則亦有之上曰小
人謂誰世勣歷數曰移剌粘罕溫敦昌孫兀撒惹完顏長

樂皆小人也陛下不知爲小人所以用之肅與世勣復多
有言良久君臣涕泣而別初肅等求見本欲數此四人至
是世勣獨言之於是哀宗以世勣從行自蒲城至歸德明
年六月走蔡州次新蔡縣之姜寨世勣子嵩時爲縣令拜
上於馬前兵亂後父子始相見上嘉之授嵩應奉翰林文
字以便養親蔡城破父子俱死嵩字人隆興定二年經義
進士

贊曰愛實言衛鎬家屬禁錮之虐京兆括粟之暴近侍干
政之橫世勣言河北軍戶給田之不便親出渡河之非計
皆藥石之言也然金至斯時病在膏肓間矣倉廩何施焉

其為忠諫則不可廢也

齊傳第五十二

列傳第五十三

金史一百十五

元周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

都總裁臣脫脫修

完顏奴申

崔立

聶天驥

赤盞尉忻

完顏奴申字正甫素蘭之弟也登策論進士第仕歷清要

正大三年八月由翰林直學士充益政院說書官五年轉

吏部侍郎監察御史烏古論石魯刺劾近侍張文壽仁壽

李麟之受敵帥饋遺詔奴申鞫問得其姦狀上曲赦其罪

皆斥去朝論快之九月改侍講學士以御史大夫奉使大

元至龍駒河朝見太宗皇帝十二月還明年六月遷吏部尚書復往八年春還朝廷以勞拜參知政事天興元年春大兵駐鄭州海灘寺遣使招哀宗降復以奴申往乞和許攻汴益急汴受圍數月倉庫匱乏召武仙等入援不至哀宗懼以曹王訛可出質請罷攻冬十月哀宗議親出禦以奴申參知政事兼樞密副使完顏習捏阿不樞密副使兼知開封府權參知政事總諸軍留守京師又以翰林學士承旨烏古孫十吉提控諸王府同判大睦親府事兼都點檢內族合周管宮掖事左副點檢完顏阿撒右副點檢溫敦阿里副之戶部尚書完顏珠顆兼裏城四面都總

領御史大夫裴滿阿虎兼鎮撫軍民都彈壓諫議大夫近侍行省左右司郎中烏古孫奴申兼知宮省事又以把撒合為外城東面元帥朮甲咬住南面元帥崔立西面元帥李木魯買奴北面元帥乙酉除拜定以京城付之又以戶部侍郎刁璧為安撫副使總招撫司規運京外糧斛設講議所受陳言文字以大理卿納合德輝戶部尚書仲平中京副留守愛實等總其事十二月辛丑上出京服絳紗袍乘馬導從如常儀留守官及京城父老從至城外奉辭有詔撫諭仍以鞭撻之連不解聞上已出復會兵圍汴初上以東面元帥李辛跋扈出怨言罷為兵部侍郎將

諭奴申等羈繫之上既行奴申等召辛辛懼謀欲出降走馬踰城而走奴申等遣人追及之斬於省門汴民以上親出師日聽捷報且以二相持重幸以無事俄聞軍敗衛州蒼黃走歸德民大恐以爲不救時汴京內外不通米升銀二兩百姓糧盡殍者相望縉紳士女多行乞於市至有自食其妻子者至於諸皮器物皆煮食之貴家第宅市樓肆館皆撤以爨及歸德遣使迎兩宮人情益不安於是民間有立荆王監國以城歸順之議而二相皆不知也天興二年正月戊辰省令史許安國詣講議所言古者有大疑謀及卿士謀及庶人今事勢如此可集百官及僧道士庶

保社稷活生靈之計左司都事元好問以安國之言白奴申奴申曰此論甚佳可與副樞議之副樞亦以安國之言爲然好問曰自車駕出京今二十日許又遣使迎兩宮民間洶洶皆謂國家欲棄京城相公何以處之阿不曰吾二人惟有一死耳好問曰死不難誠能安社稷救生靈死而可也如其不然徒欲一身飽五十紅衲軍亦謂之死耶阿不款語曰今日惟吾二人何言不可好問乃曰聞中外人言欲立二王監國以全兩宮與皇族耳阿不曰我知之矣我知之矣即命召京城官民明日皆聚省中論以事勢危急當如之何有父老七人陳詞云云二相命好問受其詞

白之奴申顧曰亦爲此事也且問副樞此事謀議今幾日矣阿不屈指曰七日矣奴申曰歸德使未去慎勿泄或曰是時外圍不解如在陷穽議者欲推立荆王以城出降是亦春秋紀季入齊之義况此兵中已有曹王也衆憤二人無策但曰死守而已忽聞乃京城士庶計事奴申拱立無語獨阿不反覆申諭國家至此無可奈何凡有可行當共議之且繼以涕泣明日戊辰西面元帥崔立與其黨李本曾長哥韓鐸藥安國等爲繼率甲卒二百橫刀入省中拔劍指二相曰京城危困已極二公坐視百姓餓死恬不爲慮何也二相大駭曰汝輩有事當好議之何遽如是立應

其黨先殺阿不次殺奴申及左右司郎中納合德暉等餘見崔立傳劉祁曰金自南渡之後爲宰執者往往無恢復之謀臨事相習低言緩語互相推讓以爲養相體每有四方災異民間疾苦將奏必相謂曰恐聖主心困事至危處輒罷散曰俟再議已而復然或有言當改革者輒以生事抑之故所用必擇懦熟無鋒鋦易制者用之每北兵壓境則君臣相對泣下或殿上發長吁而已兵退則大張具會飲昔閣中矣因循苟且竟至亡國又多取渾厚少文者置之台鼎宣宗嘗責丞相僕散七斤近來朝廷紀綱安在七斤不能對退謂郎官曰上問紀綱安在汝等自來何嘗使紀

綱見我故正人君子多不見用雖用亦未久而遽退也
字京叔渾源人

賈曰劉京叔歸潛志與元裕之王辰雜編二書雖微有異
同而金末喪亂之事猶有足徵者焉哀宗北禦以孤城弱
卒託之奴申阿不二人可謂難矣雖然即墨有安平君王
歷有韋孝實必有以處此
崔立將陵人少貧無行嘗為寺僧負鉞鼓乘兵亂從上黨
公開為都統提控積階遙領太原知府正大初求入仕為
選曹所駁每以不至二品為恨圍城中授安平都尉天興
元年冬十二月上親出師授西面元帥性淫狡常思亂以

快其欲藥安國者管州人年二十餘有勇力嘗為嵐州招
撫使以罪繫開封獄既出貧無以為食立將為變潛結納
之安國健啖日飽之以魚遂與之謀先以家置西城上事
不勝則挈以逃日與都尉楊善入省中候動靜布置已定
召善以早食殺之二年正月遂帥甲卒二百撞省門而入
二相聞變趨出立拔劍曰京城危困二公欲如何處之二
相曰事當好議之立不顧麾其黨張信之李木魯長哥出
省二相遂遇害馳往東華門道遇點檢溫屯阿里見其衣
甲殺之即諭百姓曰吾為二相閉門無謀今殺之為汝一
城生靈請命衆皆稱快是日御史大夫裴滿阿忽帶諫議

大夫左右司郎中烏古孫奴申左副點檢完顏阿散奉御
忙哥講議蒲察琦戶部尚書完顏珠顆皆死立還省中集
百官議所立立曰衛紹王太子承恪其妹公主在北兵中
可立之乃遣其黨韓鐸以太后命往召承恪須臾入以太
后誥命梁王監國百官拜舞山呼承恪受之遂遣送二相
所佩虎符詣速不斛納欵凡除拜皆以監國為辭立自稱
太師軍馬都元帥尚書令鄭王出入御乘輿稱其妻為王
妃弟倚為平章政事侃為殿前都點檢其黨李木魯長哥
御史中丞韓鐸都元帥兼知開封府事折希顏藥安國張
軍奴並元帥師肅左右司郎中賈良兵部郎中兼右司都

事內府之事皆主之初立假安國之勇以濟事至是復忌
之聞安國納一都尉夫人數其違約斬之王申速不斛至
青城立服御衣儀衛往見之大帥喜飲之酒立以父事之
既還悉燒京城樓櫓火起大帥大喜始信其實降也立託
以軍前索隨駕官吏家屬聚之省中人自閱之日亂數人
猶若不足又禁城中嫁娶有以一女之故殺數人者未幾
遷梁王及宗室近族皆置宮中以腹心守之限其出入以
荆王府為私第取內府珍玩實之二月乙酉以天子袞冕
后服上進又括在城金銀搜索薰灌訊掠慘酷百苦備至
鄰國夫人及內侍高祐京民李民望之屬皆死杖下温屯

衛尉親屬八人不任楚毒皆自盡白撒夫人右丞李璣妻
子皆被掠死同惡相濟視人如讐期於必報而後已人人
竊相謂曰攻城之後七八日之中諸門出葬者開封府計
之凡百餘萬人恨不早預其數而值此不幸也立時與其
妻入宮兩宮賜之不可勝計立因諷太后作書陳天時人
事遣皇乳母招歸德當時冒進之徒爭援劉齊故事以冀
非分者比肩接武三月壬辰立以兩宮梁王荆王及諸宗
室皆赴青城甲午北行立妻王氏備仗衛送兩宮至開陽
門是日宮車三十七兩太后先中宮次之妃嬪又次之宗
族男女凡五百餘口次取三教僧流工匠繡女皆赴北四

月北兵入城立時在城外兵先入其家取其妻妾寶物以
出立歸大慟無如之何李琦者山西人爲都尉在陳州與
粘哥奴申同行省事陳州變入京附崔立妹婿折希顏娶
夾谷元之妻妻年二十餘有姿色立初拘隨駕官之家屬
妻輿病而往得免琦娶之後有言其美者立欲強之琦每
見立欲奪人妻必羞其夫遂出一日差琦出京琦以妻自
隨如是者再三立遂欲殺琦琦又數爲折希顏所折辱乃
首建殺立之謀李伯淵者寶坻人本安平都尉司千戶美
姿容深沉有謀每憤立不道欲仗義殺之李賤奴者燕人
嘗以軍功遙領京兆府判壬辰冬車駕東狩以都尉權東

面元帥立初反以賤奴舊與敵體頗貌敬之數月之後勢已固遂視賤奴如部曲然賤奴積不能平數出怨言至是與琦等合三年六月甲午傳近境有宋軍伯淵等陽與立謀備禦之策翌日晚伯淵等燒外封丘門以警動立是夜立殊不安一夕百卧起比明伯淵等身來約立視火立從苑秀折希顏數騎往諭京城民十五以上七十以下男子皆詣太廟街點集既還行及梳行街伯淵欲送之還二王府立辭數四伯淵必欲親送立不疑倉卒中就馬上抱立立顧曰汝欲殺我耶伯淵曰殺汝何傷即出匕首橫刺之洞而中其手之抱立處再刺之立墜馬死伏兵起元帥黃

摑二人合殺苑秀折希顏後至不知見立墜馬謂與人鬪欲前解之隨爲軍士所斫被創走梁門外追斬之伯淵擊立屍馬尾至內前號于衆曰立殺害劫奪丞淫暴虐大逆不道古今無有當殺之不萬口齊應曰寸斬之未稱也乃梟立首望承天門祭哀宗伯淵以下軍民皆慟或剖其心生敬之以三尸挂闕前槐樹上樹忽拔人謂樹有靈亦厭其爲所汙已而有告立匿宮中珍玩遂籍其家以其妻王花兒賜丞相鎮海帳下士初立之變也前護衛蒲鮮石魯有祖宗御容五走蔡前御史中丞蒲察世達西面元帥把撒合挈其家亦自拔歸蔡七月己巳以世達爲尚書吏部侍

郎權行六部尚書世達嘗為左司郎中同簽樞察院事充
益政院官皆稱上意及上幸歸德遣世達督陳根運陳變
世達亦與脅從尋間道之汴至是徒往行在上念其舊錄
用之左右司官因奏把撒合石魯亦宜任用上曰世達曲
從非出得已然朕猶少降資級以示薄罰彼撒合掌軍一
面石魯宿衛九重崔立之繼曾不聞發一矢束手於人今
雖來歸待以不死足以示恩又安得與世達等撒合老矣
量用其子可也石魯但當酬其負御容之勞未幾以撒合
為北門都尉其子為本軍都統石魯復充護衛世達字正
夫泰和二年進士

論曰崔立納款使其封府庫籍人民以俟大朝之命可也
乘時僭竊大肆淫虐徵索暴橫輒以供備大軍為辭逞欲
由已歛怨歸國其為罪不容誅矣而其志方且要求劉豫
之事我大朝豈肯效尤金人者乎金俘人之主帝人之臣
百年之後適啓崔立之狂謀以成青城之烈禍曾子曰戒
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豈不信哉

聶天驥字元吉五臺人至寧元年進士調汝陰簿歷睢州
司候封丘令興定初辟為尚書省令史時胥吏擅威士人
往往附之獨天驥不少假借彼亦不能害也尋授吏部主
事權監察御史夏使賀正旦互市於會同館外戚有身質

易于其間者天驥上章曰大官近利失朝廷體且取輕外
方遂忤太后旨出為同知汝州防禦使事未赴陝西行尚
書省驛召特旨遙領金安軍節度副使兼行尚書省都事
未幾入為右司員外郎轉京兆治中尋為衛州行尚書六
部事慶陽圍急朝廷遣宿州總帥牙古塔救之以天驥充
經歷官圍解從別帥守邠帥欲棄州而東天驥力勸止之
不從帥坐是被繫逮天驥降京兆治中尋有訟其寃者即
召為開封簽事旬月復右司員外郎丁母憂未卒哭奪哀
復職袁宗遷歸德天驥留汴中俸之變天驥被創甚卧一
十餘日其女舜英謁醫救療天驥嘆曰吾幸得死兒女曹
乃為謁醫尚欲我活耶竟鬱鬱以死舜英葬其父明日亦
自縊有傳天驥沉靜寡言不妄交起於田畝能以雅道自
將踐歷臺省若素官然諸人多自以為不及也

赤蓋尉忻字大用上京人當襲其父謀克不願就中明昌
五年策論進士第後選為尚書省令史吏部主事監察御
史言諸王駙馬至京師和買諸物失朝廷體有詔禁止遷
鎮南軍節度副使息州刺史耕鞠場種木兩禾合穗進於
朝特詔褒諭改丹州遷鄭州防禦使權許州統軍使丞相
高汝礪嘗薦其才可任宰相元光二年正月召為戶部侍
郎未幾權參知政事二月為戶部尚書權職如故三月拜

參知政事兼修國史詔諭近臣曰尉忻資稟純質事可倚任且其性孝朕今相之國家必有望汝輩當效之也正大元年五月拜尚書右丞哀宗欲修宮室尉忻極諫至以卧薪嘗膽爲言上悚然從之同判睦親府內族撒合輦交結中外久在禁近哀宗爲太子有定策功由是頗惑其言復倚信日深臺諫每以爲言太后嘗戒敕曰上之騎鞠舉樂嘗汝教之再犯必杖汝哀宗終不能去尉忻諫曰撒合輦二諛之最日在天子左右非社稷福上悔悟出爲中京留守朝論快之五年致仕居汴中崔立之變明日召家人付以後事望睢陽慟哭以子弦自縊而死時年六十三一子名董七沒於兵間弟秉甫字正之

贊曰韞天驥素履清慎赤盜尉忻天資忠諒在治世皆足爲良臣不幸仕亂離之朝以得死爲願欲哀哉

列傳第五十四

金史百一十六

元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

都總裁臣脫脫修

徒單兀典

石盞女魯歡

蒲察官奴

內族承立

名慶山奴

徒單兀典不知其所始累官為武勝軍節度使駐鄧州尋遷中京留守知金昌府事駐洛陽鄧及洛陽兀典皆城之且招亡命千人號熊虎軍以剽掠南鄙為事宋人亦時時報復邊民為之搔動兀典資性深刻而以大自居好設耳目凡諸將官屬下及民家細事令親暱日報之務為不可

欺正大間以兵部尚書權參知政事行省事於徐州自恃
得君論議之際不少假貸同列皆畏之天興元年正月朝
廷聞大兵入饒風移元典行省闔鄉以備潼關徒單百家
爲關陝總帥便宜行事百家馳入陝榜州民云淮南透漏
軍馬慮其道由潼關勢不能守縣鎮遷入大城糧斛輜重
聚之陝州近山者入山寨避兵會阿里合傳旨召元典入
援元典遂與潼關總帥納合合閏秦藍總帥都點檢完顏
重喜高平都尉苗秀蕩寇都尉木甲某振武都尉張翼及
虎威鷹揚葭州劉趙二帥軍十有一萬騎五千盡撤秦藍
諸隘之備從號入陝同華閩鄉一帶軍糧數十萬斛備關
船二百餘艘皆順流東下俄聞大兵近糧皆不及載船悉
空下復盡起州民運靈寶硤石食粟游騎至殺掠不勝計
又遣陝州觀察副使兼規措轉運副使抹撚速也以船八
十往運潼關閩鄉糧行及靈寶北河夾灘義軍張信侯三
集壯士三百餘保老幼立水柵北將忽魯罕只乘淺攻之
不能克遇速也船至即降大兵得此船遂破侯張殺戮殆
盡是時陝州同知內族探春願從行省征進元典授以帥
職聽招在城民充軍探春厚擬官賞數日無一人乃以元
典命招之得壯士八百官差趙三三名偉亦依探春招
偉人所知識不二日得軍八百餘號破敵軍元典忌行

衆欲挾詐坑之完顏素蘭時爲同華安撫使力諫乃止尋以偉權與寶軍節度使兼行元帥府事領軍三百屯金鷄堡大兵旣知潼關焚棄長驅至陝賀都喜不待命出城迎戰馬蹶幾爲所獲元典易以一馬遂下令不復令一人出大兵亦去自此潼關諸渡船筏俱盡倖亦無船可渡矣初元典發閩鄉拜天賞軍人白金三兩將校有差州之庫藏軍資器械爲之一空期日進發已而不行日造銀器及兵幕牌印陝州及鹽司牌亦奪取之又欲劫州民財物以資軍素蘭諫之而止二月戊午乃行有李先生者諫曰方今大兵俱在河南河北空虛相公可先取衛州出其不意彼

知我軍在北必分兵北渡京師即得少寬相公入援亦易爲矣元典大怒以爲泄軍機斬之於市遂行軍士各以老幼自隨州中亦有關中河中遷避商賈老幼亦倚兵力從行婦女皆嫁士卒軍中亦有強娶奪者是日軍出兩東門及南門不遵洛陽路乃由州西南徑入大山冰雪中葭州劉趙兩帥即日叛去大兵以數百騎遙躡其後明日張翼軍叛往朱陽入鹿盧關大兵追及降之山路積雪晝日凍釋泥淖及脛隨軍婦女棄擲幼稚哀號盈路軍至鐵嶺大兵潛召洛陽大軍從西三縣過盧氏所至燒官民廬舍積粟慮爲金軍所據又反守鐵嶺以斷歸路金兵知必死皆

有鬪志然已數日不食行二百里許困憊不支頗亦散走於是完顏重喜先降大軍斬於馬前鄭佃劫苗英降英不從殺之携其首以降於是士卒大潰兀典合閏提數十騎走山間追騎禽得皆殺之先是兀典嘗爲鄧州節度使世襲謀克黃擱三合特爲宣差都總領與兀典親厚故決計入鄧是役也安平盪寇鷹揚振威諸都尉及西安金鷄等軍脫走者百才一二二月素蘭竄歸有報徒單百家言行省至百家欲出迎父老遮馬前哀訴云行省復來吾州碎矣願無出迎百家曉之曰前日兀典欲劫此州爲素蘭力勸而止此行省非兀典乃素蘭也父老乃聽百家出城陝

州自軍出日有逃還者百家皆撫納之所得及萬人百家又募收所棄甲仗若獲二副即以一與之其一官出直買之由是軍稍振五月總帥副點檢顏蓋領軍復立商州總帥華州人王某立號州權刺史七月制旨召百家入援以權西安軍節度使行元帥府事阿不罕奴十刺爲金安軍節度使關陝總帥九月鞏昌知府元帥完顏忽斜虎入陝州詔拜參知政事行尚書省事以河中總帥府經歷李獻能充左右司員外郎獻能字欽叔貞祐三年進士復立山寨安撫軍民十月朔制旨召忽斜虎赴南陽留山寺以阿不罕奴十刺權參知政事行省時趙偉爲河解元帥屯金

鷄堡軍務隸陝省行省月給糧以贍其軍明年五月麥熟
省劄令偉計置兵食權罷月給十月偉軍食又盡屢白陝
省云無糧可給偉私謂其軍言我與李真外郎有隙坐視
我軍饑餓不為存恤於是自往永寧勸諭偉頗為小民所
信往往獻糧或導其發藏南縣把隘軍提控以偉橫恣言
於行省行省遣趙提控者權元帥守永寧元村寨偉還金
鷄十一月冬至大兵已攻破元村寨偉攻解州不能下於
是密遣總領王茂軍士三十人入陝州匿菜圃中凡三四
日乘夜王茂殺北城邏卒舉號召偉軍八百渡河入城劫
殺阿不罕奴十刺李獻能提控蒲解其總領來道安因誣

秦奴十刺等欲反臣誅之矣朝廷知其兇而莫敢詰就授
偉元帥左監軍兼西安軍節度使行總帥府事食盡括粟
粟又盡以明年三月降大兵或謂偉軍餉不繼以劫掠自
資一日詣李獻能獻能斬之曰從宜破敵不易由是憾之
乃乘奴十刺宴飲不設備選死士二十八人夜由後河灘
踰城而上取餅爐碎石擲屋瓦門扇為箭鏃聲州人疑叛
軍多不敢動遂開門納軍殺行省以下官屬二十一人獻
能最為所恨故被害尤酷偉之變絳州錄事張升字進之
大同人戶工部令史出身曾為漁陽簿遷絳州錄事謂知
識者曰我本小人受國家官祿今日國家遭不幸我不能

從反賊言訖赴水死岸上數百人皆嗟惜之及徒單百家
鄭西之敗單騎間道數百里入京爲上言兀典等鐵嶺敗
狀於是籍重喜合閏兀典家貲暴兀典爲罪首榜通衢云
石蓋女魯歡本名十六輿定三年以河南路統軍使爲元
帥右都監行平涼元帥府事先是陝西行省胥鼎言平涼
控制西垂實爲要地都監女奚烈古里間材識凡庸不閑
軍務且以入粟補官遂得升用握重兵當方面豈能服衆
防秋在邇宜選才謀有宿望善將兵者代之故以命女魯
歡十一月女魯歡上言鎮戎亦瀘川東西四十里地無險
阻當夏人往來之衝比屢侵突金兵常不得利明年春當
城鎮戎彼必出兵來撓乞於二三月間徵傍郡兵聲言防
護且令鄜鞏各屯兵境上示進伐之勢以掣其肘臣領平
涼之衆由鎮戎而入攻其心腹彼自救之不暇安能及我
如此則鎮戎可城而彼亦不敢來犯又所在官軍多河北
山西失業之人其家屬仰給縣官每患不足鎮戎土壤肥
沃又且平衍臣裨將所統幾八千人每以遷徙不常爲病
若授以荒田使耕且戰則可以禦備一方縣官省費而食
亦足矣其餘邊郡亦宜一體措置上嘉納焉遷昌武軍節
度使元光二年九月又言商洛重地西控秦陝東接河南
軍務繁密宜選才幹之士爲防禦使攝帥職以鎮之又舊

來諸隘守禦之官並從帥府辟置其所辟者多其親暱殖
產營私專事漁獵及當代去又復保留此最害之甚者宜
令樞府選舉以革其弊又州之戍兵艱於餽運亦合依止
屯田以免轉輸之費又言每年防秋諸隘守者不過數十
人餘衆盡屯保安石門大荆洛南以爲應援中間相距遠
至百里倉猝豈能徵集宜近隘築營徙見兵居之以待緩
急又南邊所設巡檢十員兵卒千人此乃平時以詰姦細
者已有大軍宜悉罷去朝廷略施行之正大九年二月以
行樞密院事守歸德乙丑大元將忒木解率真定信安大
名東平益都諸軍來攻是日無雲而雷有以神武秘略占
之者曰其城無害人心稍安適慶山奴潰軍亦至城中得
之頗有鬪志已巳提控張定夜出斫營發數砲而還定平
日好談兵女魯歡令自募一軍使爲提控小試而勝上下
遂恃以爲可用初患砲少欲以泥或磚爲之議者恐爲敵
所輕不復用父老有言北門之西一菜園中時得古砲云
是唐張巡所埋掘之得五千有奇上有刻字或大吉字者
大兵晝夜攻城駐營于南城外其地勢稍高相傳是安祿
山將尹子奇於此攻巡遠得睢陽時經歷冀禹錫及官屬
王璧李琦傅瑜極力守禦城得不拔方大兵圍城議決鳳
池大橋水以護城都水官言去歲河決敖游壩時曾以水

平量之其地與城中龍興塔平果決此口則無城矣及大
兵至不得已遣招撫陳貴往決之纔出門爲游騎所鈔無
一返者三月壬午朔攻城不能下大軍中有獻決河之策
者主將從之河旣決水從西北而下至城西南入故濰水
道城反以水爲固求獻策者欲殺之而不知所在四月以
女魯歡爲總帥佩金虎符罷司農司以其官蒲察世達爲
集慶軍節度使行六部侍郎溫特罕道僧歸德府同知李
無黨府判五月圍城稍緩頗濼民出城就食十二月哀宗
次黃陵岡遣奉職木甲搭失不奉職權奉御粘合斜烈來
歸德徵糧女魯歡遣侍郎世達治中王元慶權郎中儀封
從宜完顏胡土權元帥護送其糧千五百石是月晦二更
發船二年正月達蒲城東二十里六軍給糧盡因留船不
聽歸且命張布爲幟上遂用此舟以濟及上來歸德隨駕
軍往往出城就糧時城中止古馬用一軍近七百人用山
西人與李幸同鄉里嘗爲辛巳彈壓在歸德權果毅都尉
車駕至授以帥職此軍外復有官奴忠孝軍四百五十人
河北潰軍至者皆縱遣之故城中惟此兩軍上時召用計
事而不及官奴故官奴有異心朝廷知兩人不協恐生變
二月戊辰朔制旨令宰相錫宣省中和解之是夜用撤備
官奴以兵乘之爲亂明日攻用軍用敗走被殺衆下城投

水奪船而去者斯須而盡官奴在雙門驅知府女魯歡至言汝自車駕到府上供不給好醬亦不與汝罪何辭遂以一馬載之令軍士擁至其家檢其家雜醬凡二十甕且出所有金貝然後殺之即提兵入見言石蓋女魯歡等反臣殺之矣上不得已就赦其罪且暴女魯歡之惡後其姪大安入蔡上言求湔雪上復其官語在烏古論鎬傳禾速嘉元底代女魯歡爲總帥軍變官奴無意害元底使二卒召之道官奴有善意元底喜各以金十星與之同見官奴二卒復恐受金事泄亦殺之初河北潰軍至歸德糧餉不給朝廷命字木魯阿海行總帥府事以親軍武衛皆隸之往

宿州就食軍士有不愿者評語道中朝廷聞之使問其詳或言願入京或陳州阿海請從其願以券給之軍心稍定既而今求評語者阿海得四人斬之國子監前由是諸軍澹澹二月庚子夜劫府民武邦傑及蒲察斨任等凡九家一軍遂散數日遂有官奴之變

蒲察官奴少嘗爲北兵所虜往來河朔後以姦事繫燕城獄劫走夏津殺回紇使者得鞍馬資其即自夜歸朝廷以其種人特恩收充忠孝軍萬戶此軍月給甚優官奴日與羣不逞博爲有司所劾事聞以其新自河朔來未知法禁詔勿問移刺蒲阿攻平陽官奴請行論功第一遷本軍提

控佩金符三峯山之敗走襄陽說宋制使以取鄧州自効
制使信之至與同燕飲已而知汴城罷攻復謀北歸遣移
刺留哥入鄧說鄧帥粘合稱欲劫南軍為北歸詐留哥以
情告粘合官奴繼以騎卒十餘入城議事粘合欲就獲城
中擒之官奴知事泄即馳還見制使得騎兵五百掠鄧之
這面小城獲牛羊數百宋人不疑官奴掩宋軍得馬三百
至鄧州城下移書粘合辦理屈直留馬於鄧而去乃縛忠
孝軍提控姬旺詐為唐州太守械送北行隨營帳取供給
因得入汴有言其出入南北軍行數千里而不懼其智略
有可取者宰相以為然乃使權副都尉未幾提軍數百馳
入北軍獵騎中生挾一困紇而還遂巡黃陵八谷等處劫
牛羊糧資甚眾尋轉正都尉又以軍至黃陵幾獲鎮州大
將於是中外皆以為可用遂拜為元帥統馬軍天興元年
十二月從哀宗北渡上次黃陵岡平章白撒率諸將戰官
奴之功居多及渡河朔惟官奴一軍號令明肅秋毫無犯
明年正月上至歸德知府石盞女魯歡以軍眾食寡懼不
能給請於上令河北潰軍至者就糧於徐宿陳三州親衛
軍亦遣出城就食上不得已從之乃召諭官奴曰女魯歡
盡散衛兵卿當小心是時惟官奴忠孝軍四百五十人馬
用軍七百人留府中用木果殺都尉上至歸德始升為元

師又嘗召之謀事而不及官奴故官奴始有圖用之志是時大元將忒木解守歸德官奴既總兵柄私與國用安謀欲邀上幸海州及近侍局直長阿勒根兀惹使用安廻附奏帖謂海州可就山東豪傑以圖恢復且已具舟楫可通遼東上覽奏不從又嘗請上北渡再圖恢復女魯歡沮之自是有異心矣且一軍倚外兵肆為剽掠官奴不之禁於是左丞李蹊左右司郎中張天綱近侍局副使李大節俱為上言官奴有反狀上竊憂之以馬軍總領紇石烈阿里合內族習顯陰察其動靜與朝臣言及則曰我從官奴微賤中起為大帥何負而反耶卿等勿過慮阿里合習顯知

官奴漸不能制反泄上意上亦懼官奴馬用相圖因以為亂命宰執置酒和解之用撤備俄官奴乘隙率其軍攻用用軍敗走官奴亂殺軍民以卒五十人守行宮劫朝官皆聚於都水毛花輦宅以兵監馬驅參知政事石蓋女魯勸至其家悉出所有金貝然後殺之乃運都尉馬實被甲持刃劫直長把奴申於上前上初握劍見實擲劍於地曰為我言於元帥我左右止有此人且留待我實不敢迫逡巡而退凡殺朝官左丞李蹊已下三百餘人軍將禁衛民庶死者三千郎中完顏胡魯刺都事冀禹錫赴水死禹錫字京甫龍山人至寧元年進士仕歷州郡有能聲歸德受其

禹錫爲行院都事經畫守禦一府倚重聞變或勸以微服
免不從見害是日薄暮官奴提兵入見言赤蓋女魯勸等
反臣殺之矣上不得已赦其罪以爲樞密副使權參知政
事初官奴之母自河北軍潰北兵得之至是上乃命官奴
因其母以計請和故官奴密與忒木斛議和事令阿里合
往言欲劫上以降忒木斛信之還其母因定和計官奴乃
日往來講議或乘舟中流會飲其遣來使者二十餘輩皆
女直契丹人上密令官奴以金銀牌與之勿令還營因知
王家寺大將所在故官奴畫斫營之策先是忠孝軍都統
張姓者謂官奴決欲劫上北降遂率本軍百五十人圍官
奴之第數之曰汝欲獻主上我輩皆大朝不赦者使安歸
乎官奴懼乃以其母出質云汝等若以吾母自北中來疑
我與北有謀卽殺之我不恨張意稍解卽以好語與之約
曰果如參政所言今後勿復言講和北使至卽當殺之官
奴曰殺亦可不殺亦可奏而殺之亦可張乃退官奴卽聚
軍北草場自言無反情今勿復相疑也遂畫斫營之策五
月五日祭天軍中陰備火槍戰具率忠孝軍四百五十人
自南門登舟由東而北夜殺外堤邏卒遂至王家寺上御
北門繫舟待之慮不勝則入徐州而遁四更接戰忠孝初
小却再進官奴以小船分軍伍七十出柵外腹背攻之持

火槍突入北軍不能支卽大潰溺水死者凡三千五百餘人盡焚其柵而還遂真拜官奴參知政事兼左副元帥仍以御馬賜之槍制以勅黃紙十六重爲筒長二尺許實以柳炭鐵滓磁末硫黃砒霜之屬以繩繫槍端軍士各懸小鐵罐藏火臨陣燒之焰出槍前丈餘藥盡而筒不損蓋汴京被攻已嘗得用今復用之兵旣退官奴入亳州留習顯總其軍上御照碧堂無一人敢奏對者日悲泣云自古無不亡之國不死之君但恨我不知用入故爲此奴所囚耳於是內局令宋乞奴與奉御吾古孫愛實納蘭挖荅女奚烈完出密謀誅官奴或言官奴密令兀惹計構國用安脅

上傳位恢復山東事不成則獻上於宋自贖反復之罪官奴以已未往亳州辛酉召之還不至再召乃以六月己卯還上諭以幸蔡事官奴憤憤而出至於扼腕頓足意趣叵測上決意欲誅之遂與內侍宋乞奴處置令裴滿抄合召宰相議召完出伏照碧堂門間官奴進見上呼參政官奴卽應完出從後刺其肋上亦拔劍斫之官奴中創投城下以走完出叱訖荅愛實追殺之忠孝軍聞難皆擐甲完出請上親撫慰之名呼李泰和授以虎符使往勞軍因召范陳僧王山兒白進阿里合進先至殺之堂下阿里合中膝覺其事悔發之晚爲亂箭所射而死乞奴愛實忙荅皆獲

節度使世襲千戶完出兼殿前右衛將軍范陳僧王山兒忠孝軍元帥於是上御雙門赦忠孝軍以安反側除崔立不赦外其餘常所不原者咸赦之初官奴解睢陽之圍侍從官屬又苦饑窘開蔡州城池堅固兵衆糧廣咸勸上南幸惟官奴以嘗從點檢內族斜烈過蔡知其備禦不及睢陽力爭以爲不可故號於衆曰敢言南遷者斬衆以官奴爲無君諷上早爲計命其變遂以計誅之後遣烏古論蒲鮮如蔡還言其城池兵糧乘不足恃上已在道無可奈何及蔡受兵始悔不用官奴之言特詔尚書省月給其母妻糧俾無失所習顯旣黨官奴一日率忠孝軍劫官庫金四千兩上命歸德治中温特罕道僧帥府經歷把奴申鞠問顯伏罪下獄官奴變顯脫走殺總領完顏長樂於宮門殺道僧奴申於其家遂奔亳及官奴伏誅詔點檢阿勒根阿失荅即亳州斬顯及忠孝軍首領數人兀惹使用安未還伺於中路數其罪殺之

內族慶山奴名承立字獻甫統軍使拐山之子平章白撒之從弟也爲人儀觀甚偉而內恇怯無所有至寧初宣宗自彰德赴闕慶山奴迎見于臺城宣宗喜遣先還中都觀變宣宗旣即位以承立爲西京副留守權近侍局直長進官五階賜錢五千貫且詔曰汝雖授此職姑留侍朕遇闕

赴之仍給汝副留守祿此朕特恩宜知悉也貞祐初遷武
衛軍副都指揮使兼提點近侍局胡沙虎專權僭竊嘗為
宣宗言之後胡沙虎伏誅慶山奴愈見寵幸以為殿前右
副都點檢三年大元兵圍中都詔以慶山奴為宣差便宜
都提控率所募兵往援俄為元帥右都監行帥府事兼前
職四年知慶陽府事兼慶原路兵馬都總管以所獲馬駝
進詔諭曰此皆軍士所得即以與之可也朕安用哉後勿
復進因令徧諭諸道帥府焉興定元年正月大元兵及夏
人迴經寧州慶山奴以兵邀擊敗之以功進元帥左都監
兼保大軍節度使行帥府事於鄜州二年五月夏人率步
騎三千由葭州入寇慶山奴以兵逆之戰于馬吉峯殺百
餘人斬首百二級生擒數十人獲馬三十餘疋三年四月
夏人據通秦寨慶山奴遣提控納合買住討之夏人以步
騎二萬逆戰買住擊敗之夏人由葭蘆川遁去凡斬首八
百級俄而復攻寨據之慶山奴率兵與戰斬首五千級復
其寨詔賜慶山奴金帶一將士賞賚有差四年四月破夏
兵于宥州斬首千餘級遂圍神堆府慶山奴四面攻之士
卒方登陴援兵大至復擊走之正大四年李全據楚州詔
以慶山奴為元帥同總帥完顏訛可將兵守盱眙且令城
守勿出戰已而全軍盱眙界二帥迎敵大敗死者萬餘人

委棄資仗甚衆時軍無見糧轉輸不繼民疲奔命愁嘆夜
路諸相不肯正言樞密判官白華拜章乞斬之以謝天下
不報降爲定國軍節度使又以受賂奪一官八年正月鳳
翔破兩行省徙京兆居民於河南令慶山奴以行省守之
時京兆行省止有病卒八百瘦馬二百承立懼不能言屢
上奏請還每奏一帖附其兄白撒一書令爲地朝廷不許
十月慶山奴棄京兆還朝留同知乾州軍州事保義軍提
控苟琪守之慶山奴行至閬鄉哀宗遣近侍裴滿七斤授
以黃陵岡從宜不聽入見未幾代徒單元典行省事於徐
州九年正月自徐引兵入援選精銳一萬五千與徐帥完
顏兀論統之將趨歸德義勝軍總領侯進杜政張興華等
所部三千人降大兵慶山奴留睢州三日不敢進聞大兵
且至懼此州不可守退保歸德二月行次楊驛店遇小乃
斛軍遂潰兀論戰死慶山奴馬躓被擒惟元帥郭恩都尉
烏林荅阿督率三百餘人走歸德大兵以一馬載慶山奴
擁迫而行道中見真定史帥承立問曰君爲誰史帥言我
真定五路史萬戶也承立曰是天澤乎曰然曰吾國已殘
破公其以生靈爲念及見大帥忒木斛誘之使招京城不
從又偃蹇不屈左右以刀斫其足折亦不降即殺之議者
以承立累敗不能解其軍職死有餘責而能以死報國亦

足稱云初睢州刺史張文壽聞大兵將至遷旁縣居民入城大聚芻粟然無固守意日夜謀走以自便既而聞承立入援即以州事付其僚佐託以應援徐兵夜啓關挈家走歸德慶山奴以為行部郎中死楊驛俄大兵圍睢州以無主將故殘破之甚也元論丞相賽不之姪元光間例以諸帥為總領元論以丞相故獨不罷金朝防近族而用疎屬故白撒承立元論輩皆腹心倚之

贊曰官奴素行反側倏南倏北若龍斷然哀宗一旦倚為腹心終為所制照碧之處何異幽囚其事與梁武侯景大同而小異徒置元與慶山奴為將皆貪官數取敗女魯數無大失行而死於官奴哀宗猶暴其罪寃哉

列傳第五十四

列傳第五十五 金史一百十七

元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

都總正 脫脫修

徒單益都 劉均附 王賓 王進等附

國用安 時青

徒單益都不詳其履歷嘗累官為延安總管正大九年正

月行省事於徐州時慶山奴撤東方之備入援未至睢州

徐邳義勝軍總領侯進杜政張興率本軍降大兵於永州

辛未大兵守徐張益渡益都到官才三日懼兵少不能守

即令移刺長壽率甲士千人迎大兵長壽軍無紀律大兵

掩之一軍皆覆徐危甚益都籍州人及運糧埽兵得萬人
乙巳大兵傅城燒南關而去侯進既降北即以爲京東行
省進遂請千人來襲二月庚申未明大兵坎南城而上守
者皆散走城中大呼曰大兵入南門矣益都聞之不及甲
率州署夜直兵三百由黃樓而南力戰禦敵亂定遷賞有
差由是軍勢稍振復奪張益渡取蕭縣破白塔戰於土山
救被俘老幼五千還徐旣而侯進亡命駐靈璧杜政張興
亦慮爲北所害窮窘自歸益都撫而納之興留徐杜政還
邳州益都爲票仁厚持大體二子兩姪爲軍將頗侵漁軍
民青州人王祐爲埽兵總領將兵千七百人益都常倚之
雖有過亦不詰以故祐亦橫恣與河間張祚下邑令李閏
義勝都統封山遙授永州刺史成進忠輩棄軍政廢弛城
中空虛以六月丁巳夜燒草場作亂時張興臥病祐恐事
不成起與興同行益都疑左右皆叛挈妻子縋城而出就
從宜衆僧奴及東面總領劉安國軍張興推祐爲都元帥
復懼祐圖己遂誅祐并張祚殺之因大掠城中壬戌國用
安以行山東路尚書省事率兵至徐張興率甲士迎之用
安輕騎而入執興與其黨十餘人斬之于市遂以封仙爲
元帥兼節度使王徐州益都窘無所歸乃奔宿州節度使
紇石烈阿虎以益都爲人所逐不納乃與諸將駐于城南

時宿之鎮防車有逃還者阿虎以為叛歸亦不納城中鎮防千戶高臘計結小吏郭仲安謀就徐州將士內外相應以取宿因歸楊妙真甲戌夜半開門納徐州總領王德全及妻弟高元哥軍劉安國羣亦入城縛阿虎父子殺之州中請益都主帥府事益都不從曰吾國家舊人為將帥亦久以資性疎迂不能周防遂失重鎮今大事已去方逃罪不暇豈有改易髻髮奪人城池以降外方乎即日率官吏而行至穀熟東遇大兵不屈而死徐州既歸海州邳帥兀林谷某亦讓印於杜政遂送款於用安已而宿州王德全劉安國亦送款海州惟安國不改髻髮以至於死云

哥荆山不知其所始正大中累官亳州節度使九年正月己丑游騎自鄧至亳鈔鹿邑營於衛真西北五十里鹿邑令高昂霄知太康已降即夜趨亳道出衛真呼縣令楚新約同行新知勢不支即明諭縣人以避遷之意遂同走亳下未二邑皆降是日軍至亳州城下州止有單州兵四百人號鎮安軍提控楊春邢某都統戴興屯已六年荆山悉藉城中丁壯為軍修宇具而大兵亦不暇攻四月擁降民而北城門閉不之知也五月縱遷民收麥老幼得出丁壯悉留之民往往不肯留而遁數日城為之空荆山遣將領各詣所屬招之并將領亦不返鎮安者皆紅襖餘黨力

盡來歸變詐反覆朝廷終以盜賊待之荆山以遷民爲軍
蓋防之也及召外兵不至乃請於歸德得甲騎百餘兩總
領統之既至鎮安疑其謀已乃乘將士新到不設備至夜
掩殺殆盡荆山出走衛直楚珩與之馬而去州中豪貴悉
被剽略劉堅者初爲大兵守城父亳州復擒之囚之於獄
楊春謀欲北降乃出之使爲宣差乙巳大兵石總管入州
改州爲順天府春爲總管戴興爲同知劉順治中留党項
軍千人戍之屬縣皆下惟城父令李用宜不降其妻李在
毫春以爲質竟不屈而死春旣據州與劉堅坐樓上召副
提控邢某邢剛直循理將士厭憚之時臥病聞春亂流涕
不自禁春遣人昇致之邢指春大罵春慚忍無言春欲殺
荆山家邢力勸止之且令給道路費送之出城邢尋病卒
二年夏四月北省忒木解攻歸德春以戴興提精卒以往
獨與疲弱者守城州人王賓遂反正春渡河北遁旣而崔
七斤爲亂殺王賓朝廷不得已以七斤爲節度使就其兵
仗入蔡八月劉順攻亳州破之七斤爲城父令所殺未幾
單州軍以州人殺其家屬召大兵來攻不能拔殺屬縣民
而去旣渡河知毫人不疑復來攻州竟爲春所破是年六
月宋人來攻春出降劉堅北走劉均者林慮人時爲亳州
觀察判官春旣逐荆山納款大兵脅均同降均佯應之歸

其家取朝服服之顧謂妻子曰我起身刀筆仰荷上知始
列朝著又佐大藩死亦足矣今頭顱已如此假使有十年
壽何以見先帝於地下乎即仰藥而死
王賓字德卿亳州人貞祐二年進士外若曠達而深有謀
畫初調蘭陵主簿辟虹縣令尋入爲尚書省令史坐事罷
歸鄉里天興元年正月亳州軍變節度使粘哥荆山出走
楊春以州出降既而自以羸兵守之賓與前譙縣尉王進
魏節亭呂鈞約城中軍民復其州楊春遂遁遣節亭詣歸
德以聞哀宗嘉之授進節度使賓同知節度使節亭節度
副使鈞觀察判官楊春復以兵來攻月餘不能拔即渡河

而北六月哀宗遷蔡負奉迎於州北之高安上與語大悅
俟用之晚擢爲行部尚書世襲謀克上初至亳賓等適徵
民丁有鐵甲入蔡及會計忠孝軍家屬口糧故留參知政
事張天綱董之就遷有功將士時亳之糧儲不廣賓等常
吝惜軍士以此歸怨及運甲之役復不欲行會天綱與賓
等於一樓上銓次立功等第鎮防軍崔復哥王六十之徒
據甲譁譟登樓天綱問曰即欲見殺容我望闕拜辭賊曰
無預相公即拽賓及呂鈞往市中鈞且行且跪涕淚俱下
賓岸然不懼大叫曰不過殺我但殺但殺乃並害之節度
副使魏節亭節度判官孫良觀察副使孫九住皆被害又

數日殺節度使王進進嘗應荆山之募由間道入汴京納
秦賞以物不受又散家所有濟貧民以死自勵至汴以勞
遷本州節度判官賜以白金亦不受一時甚稱之有李喜
住者本宿州衆僧奴下宣差天興二年四月進糧入歸德
將還聞亳州王進反正制旨以喜住爲振武都尉將兵三
千應援是時大赤圍亳步騎十萬喜住以衆寡不敵獨與
三人間道入城王進方議遷左軍林喜住不可進即以兵
付喜住大兵攻八日不能下五月壬子兵退己未官奴與
阿里合提忠孝軍百人至亳與諸將議遷可否以爲不可
當留輜重於蔡選軍扈從入聖京就武仙軍遂入關中關
中地利可恃又有郭蝦蟆等軍在西可恃五月甲子召官
奴還歸德不赴再召留其軍半於亳乃赴六月壬辰車駕
舟行至亳王進奏臣本軍伍不知治體如李喜住扈從入
蔡則亳不守矣乞留治此州詔以喜住爲集慶軍節度使
便宜從事進領帥職七月進死喜住先往城父督糧餉聞
亂遂不敢入亳後投宋

論曰金季之亂軍士欲代其偏裨偏裨欲代其主將即群
起而償之無復忌憚益都荆山皆忠亮之士實進才略尤
足取焉而並不免於難惜哉

國用安先名安用本名咬兒滿州人紅樓賦楊老兒李全

餘黨也嘗歸順大元爲都元帥行山東路尚書省事天興
元年六月徐州掃兵總領王佑義勝軍都統封仙總領張
興等夜燒草場作亂逐元帥徒單益都安用率兵入徐執
張興與其黨十餘人斬之以封仙爲元帥兼節度使主徐
州宿州鎮防軍千戶高膺哥與東面總帥劉安國構徐州
總帥王德全殺宿帥紇石烈阿虎以其州歸海州邳州從
宜兀林荅某亦讓州於杜政送款海州既而皆歸安用北
大將阿木魯聞安用據徐宿邳大怒曰此三州我當攻取
安用何人輒受降遣信安張進等率兵入徐欲圖安用奪
其軍安用懼謀於德全劫殺張進及海州元帥田福等數
百人與楊妙真絕乃還邳州會山東諸將及徐宿邳主帥
邢馬結盟誓歸金朝旣盟諸將皆散去安用無所歸遂同
德全安國託從宜衆僧奴自通於朝廷衆僧奴遣人土奏
安用以數州反正功甚大且其兵力強盛材略可稱國家
果欲倚用非極品重權不足以堅其許國之心未報安用
率兵萬人攻海州未至衆稍散去安國因勸安用當赤心
歸國安用亦自知反覆失計事已無可柰何於是復金朝
衣冠妙真怒其叛已又懼爲所圖悉屠安用家走益都安
用遂選兵分將期必得妙真自此淮海之上無寧歲矣未
幾朝廷遣近侍局直長因世英都事高天祐持手詔至邳

以安用爲開府儀同三司平章政事兼都元帥京東山東等路行尚書省事特封堯王賜號英烈戡難保節忠臣錫姓完顏附屬籍改名周安賜金鍍銀印駝紐金印金虎符世襲千戶宣命勅樣牌樣御畫體宜空頭河朔山東赦文便宜從事且以彭王妃誥委用安招妙真用安始聞使者至猶豫未決以總領楊懋迎使者入監于州廨問所以來世英對以封建事意頗順諸帥王杜輩皆不欲宣言欲殺使者明日用安乃出見使者跪揖如等夷坐定語世英曰予向隨大兵攻汴嘗於開陽門下與侯摯議內外夾擊此時大兵病死者衆十七頭項皆在京城若從吾計出軍中

興久矣朝廷乃無一人敢決者今日悔將何及言竟而起既而選人取朝廷賜物遍觀之喜見顏色復與使者私議欲不以朝禮受之世英等不可即設宴拜授如儀以主事常謹等隨使者奉表入謝上復遣世英天祐賜以鐵券一虎符六龍文衣一玉魚帶一弓矢二封贈其父母妻誥命及郡王宣世襲宣大信牌玉兔鶻帶各十聽同盟可賜者賜之使者至邳用安迎受如禮始有入援意及聞上將遷蔡州乃遣人以蠟書言遷蔡有六不可大率以謂歸德環城皆水卒難攻擊蔡無此險一也歸德雖乏糧儲而魚芡可以取足蔡若受圍廩食有限二也大兵所以去歸德者

非畏我也縱之出而躡其後舍其難而就其易者攻焉三也蔡去宋境不百里萬一資敵兵糧禍不可解四也歸德不保水道東行猶可以去蔡若不守去將安之五也時方暑雨千里泥淖聖體豐澤不便鞍馬倉卒遇敵非臣子所敢言六也雖然陛下必欲去歸德莫如權幸山東山東富庶甲天下臣略有其地東連沂海西接徐邳南扼盱楚北控淄齊若鑾輿少停臣仰賴威靈河朔之地可傳檄而定惟陛下審察上以其言示宰臣宰臣奏用安反復本無匡輔志此必參議張介等議之業已遷蔡議遂寢初世英等過徐王德全劉安國說之曰朝廷恩命豈宜出自用安郡

王宣吾二人最當復者乞就留之世英乃留郡王宣世襲宣王帶各二由是與用安有隙又懼爲所圖皆不聽其節制十郡王者李明德封仙張瑀張友卓翼康琮杜政吳歪頭王德全劉安國也用安必欲取山東累徵徐宿兵止以勤王爲辭二帥不應用安怒令杜政等率兵三千以取糧爲名襲徐宿旣入城德全覺之就留杜政封仙不遣用安愈怒謂德全安國必有謀乃執桃園帥吳某等八九人下獄鞫問二帥遣溫特罕張哥以杜政封仙欲襲取徐州白用安不聽驅吳帥張哥輩九人併斬之張哥將死大呼曰國咬兒汝無尺寸功受國家大封爵何負於汝而從杜政

等變亂又殺無罪之人今雖死當與汝辨於地下矣會上遣臧國昌以密詔徵兵東方故用安假朝命聲言入援檄劉安國爲前鋒親率兵三千駐徐州城下招德全德全終疑見圖不出繫封仙於獄殺之遣杜政出城安國旣至宿州用安復召安國還安國不從獨與衆僧奴赴援行及臨渙龍山寺用安使人劫殺之遂攻徐州踰三月不能下退歸漣水於是因世英以用安終不赴援乃還朝至宿州西遇大兵不屈而死事聞贈汝州防禦使旣而用安軍食不給乞糧於宋宋陽許之卽改從宋衣而私與朝使相親尋益乏食軍民多亡去乃命蕭均以嚴刑禁亡者血流滿道

大元東平萬戶查刺將兵至漣水遂降焉查刺旣渡河趨蔡州用安以詭計還漣水復叛歸於宋受浙東總管忠州團練使隸淮閩甲午正月間大兵圍沛用安往救之敗走徐州會移兵攻徐用安投水死求得其尸剝面繫馬尾爲怨家田福一軍齷食而盡用安形狀短小無須喜與輕薄子游日擊鞠衢市間顧眄自矜無將帥大體介字介甫平州人正大元年經義進士第一時爲用安參議初天祐等出汴微服間行經北軍營幕至通許崔橋始有義軍招撫司官府去京師二百里矣至陳州防禦使粘葛奴申始立州事留二日至項城縣令朱珍立縣事有士卒千二百人

至泰和縣縣令王義立縣已五月矣八月至宿州衆僧奴得報且知朝廷授以權宿州節度使兼元帥左都監之命具彩輿儀衛出城五里奉迎時東方不知朝廷音問已八月矣官民見使者至且拜且哭有張顯者任俠尚氣知義理卽謂天祐曰東方不知朝廷音問已數月今見使者百姓皆感動若不以聖旨撫慰之恐失東民之心我欲矯稱制旨宣諭如何天祐書生守規矩不敢從但以宰相旨集州民慰撫之州民復大哭明日往徐州

時青滕陽人初與叔父全俱爲紅襖賊及楊安兒劉一祖敗承赦來降隸軍中興定初青爲濟州義軍萬戶是時叔父全爲行樞密院經歷官興定二年冬全馳驛過東平府來見因告全將叛入宋全祕之頃之全率其衆入于宋宋人置之淮南屯龜山有衆數萬興定四年泗州行元帥府紇石烈牙吾塔遣人招之青以書來書曰青本滕陽良民遭時亂離扶老携幼避地草莽官吏不明此心目以叛逆無所逃死竄匿淮海離親舊去鄉邑豈人情之所樂哉僕雖偷生寄食他國首丘之念未嘗一日忘之如朝廷赦青之罪乞假邳州以屯老幼當襲取盱眙盡定淮南以贖往昔之過牙吾塔復書曰公等初亦無非誠能爲國建功全軍來歸卽吾人也邳州吾城以吾人居之亦何不可易曰

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公其亟圖之生還父母之邦富貴終身傳芳後世與其羈縻異域日以兵虜孰愈哉牙吾塔奏其事十月詔加青銀青榮祿大天封滕陽公仍為本處兵馬總領元帥兼宣撫使青潛表陳謝復以邳州為請樞密院奏恐青意止欲得邳州可論牙吾塔若青誠實來歸即當授之如審其詐可使人入宋境宣布往來之言及所授官爵亦行間之術也青既不得邳州復為宋守興定五年正月二十五日夜青襲破泗州西城提控王祿遇害是時時全為同簽樞密院事朝廷不知青襲破西城止稱宋人而已詔全往督泗州兵取西城全至泗州獲紅襖賊

三人詰問之乃知青為宋京東鈴轄襲破西城全頗喜乃殺其人以滅口牙吾塔晝夜力戰募死士以梯衝逼城青縋兵出拒不得前牙吾塔遣提控王應孫穴城東北隅青夜出兵來襲擊却之越二日復出又却之攻城益急青以舟兵二千入城中兵來犯牙吾塔營提控韓魯朵先知設伏掩擊青兵大敗溺淮水死者千人自是不復出矣王應孫穴城將及城中青墜地然薪逼山之青乘城指麾流矢中其目餘衆往往被創樓堞相繼摧壞城中恟懼遂無固志二月二十六日夜青拔衆走遂復西城元光元年二月全與元帥左監軍訛可節制三路軍馬伐宋詔曰卿等重

任母致不和以貽喪敗其資糧可取規取失宜不能得之
罪在訛可既已得之不能運致以為我用罪在全全與訛
可由穎壽進渡淮敗宋人于高塘市又固始縣破宋廬州
將焦思忠兵無何獲生口言時青受未詔與全兵相拒全
匿其事五月兵還距淮二十里諸軍將渡全矯稱密詔諸
軍且留收淮南麥遂下令人獲麥三石以給軍衆惑之訛
可及諸將佐勸之不聽軍留三日訛可謂全曰今淮水淺
狹可以速濟時方暑雨若值暴漲宋乘其後將不得完歸
矣全力拒之從宜達阿移失不斜烈字辛稍稍不平全怒
曰訛可一帥耳汝曹黨之汝曹致身至此皆吾之力吾院
官也於汝無不可者衆乃不敢言是夜大雨明日淮水暴
漲乃為橋渡軍宋兵襲之軍遂敗績橋壞全以輕舟先濟
士卒皆覆沒宣宗乃下詔誅之遣官招集潰軍詔曰大軍
渡淮每立功效諸將謬誤部曲散亡流離憂苦朕甚閔焉
各歸舊營勉圖自効又詔曰陣亡把軍品官子孫十五以
上者依品官子孫例隨局承應十五以下十歲以上者依
品從隨局給俸至成人本局差使無子孫官依例給俸應
贈官賻錢軍人家口當養贍者並如舊例

贊曰金自章宗季年宋韓侂胄構難招誘隣境亡命以撓
中原事竟無成而青徐淮海之郊民心一搖歲遇饑饉盜

賊逢起相為長雄又自屠滅害及無辜十餘年糜沸未息
宣宗不思靖難復為伐宋之舉迄金之亡其禍尤甚簡書
所在國用安時青等遺事至今仁人君子讀之猶感頽終
日當時烝黎如魚在釜其何以自存乎兵凶器也金以兵
得國亦以兵失國可不慎哉可不慎哉

金史一百十七
第五十五
第五十六

列傳第五十六

金史百十八

元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

都總裁 臣脫脫修

苗道潤

王福

移刺衆家奴

武仙

張甫

靖安民

郭文振

胡天作

張開

燕寧

苗道潤貞祐初為河北義軍隊長宣宗遷汴河北土人往

往團結為兵或為群盜道潤有勇略敢戰鬪能得衆心比

戰有功略定城邑遣人詣南京求官封宰相難其事宣宗

召河南轉運使王擴問曰卿有智慮為朕決道潤事今即以其衆使為將肯終為我盡力乎擴對曰兼制天下者以天下為度道潤得衆有功因而封之使自為守羈縻使之策之上也今不許彼負其衆何所不可為宣宗顧謂宰相曰王擴之言實契朕心於是除道潤宣武將軍同知順天軍節度使事貞祐四年復以功遷懷遠大將軍同知中山府事再閱月復戰有功遷驃騎上將軍中都路經略使兼知中山府事頃之加中都留守兼經略使道潤前後撫定五十餘城興定元年詔道潤恢復中都以山東兵益之道潤奏去年十一月臣遣總領張子明招降蘇州獨吉七斤

近日河北東路兵馬都總管移刺鐵哥移軍蘇州襲破子明軍殺數百人子明亦被創臣將提兵問罪重以鐵哥自援來歸但備之而已今欲復取都城乞無罪鐵哥首令受臣節制庶可集事宜宗以問宰相奏曰道潤鐵哥不協不可相統屬詔以完顏窩行元帥府事督道潤復中都和鐵哥軍初道潤與順天軍節度使李琛不相能兩軍士兵因之相攻琛遣兵攻滿城完州道潤軍拒戰殺琛兄榮及弟明等琛奏潞州提控烏林答吾典承道潤風指日謀侵害山東行省數諭道潤與臣通和竟不見從且殺臣兄弟弟明等恣橫如此將為後患又奏乞令河北州府官不

統攝並聽帥府節制仍遣官增減諸路兵力使權均勢
無相併吞則百姓安農畝矣道潤奏李琛以衆叛陷滿城
攻宛州琛亦奏道潤叛廷議以爲兩人失和故至于此令
山東行省樞密院諭琛行省在彼自當俱聽節制何待帥
府土兵本以義團結且耕且戰今乃聚之城寨遂相併吞
百姓不安皆由官長無所忌憚使之然也嚴爲約束依時
樹藝無致生事有詔道潤與移刺鐵哥合兵撫定河北令
諸道兵互相應援旣而道潤與賈全賈瑀互相攻擊詔道
潤賈全王福武仙賈瑀分畫各路元帥府控制之彰德衛
輝招撫司隸樞密院賈瑀旣與道潤相攻已而詐爲約和

道潤信之遂伏兵刺殺道潤朝廷不能問一軍彷徨無所
依提控靖安民乞權隸潞州行元帥府聽其節制時興定
二年也右丞侯摯乞以保蠡完三州隸真定而蠡州舊受
移次衆家奴節制一旦改隸真定恐因而交爭靖安民等
願隸潞州乃令河北行省審處之經略副使張彖奏賈瑀
攻易州寨殺刺史馬信及其裨校奪所佩金符而去頃之
張彖攻賈瑀殺之道潤旣死靖安民代領其衆是後乃封
建矣初貞祐四年右司諫木甲直敦乞封建河朔詔尚書
省議事寢不行興定三年太原不守河北州縣不能自立
詔百官議所以爲長久之利者翰林學士承旨徒單鐫等

十有六人以謂制兵有三一曰戰二曰和三曰守今欲戰則兵力不足欲和則彼不肯從唯有守耳河朔州郡既殘豈不可一槩守之宜取願就遷徙者屯于河南陝西其未願者許自推其長保聚險阻刑部侍郎奧屯胡撒合三人曰河北於河南有輔車之勢蒲解於陝西有襟喉之要盡徙其民是撤其藩籬也宜令諸郡選才幹衆所推服能糾衆遷徙者願之河南或晉安河中及諸險隘量給之食授以曠土盡力耕稼置僑治之官以撫循之擇其壯者教之戰陣勅晉安河中守臣檄石嵐汾霍之兵以謀恢復莫大之便兵部尚書烏林答與等二十一人曰河朔諸州親民掌兵之職擇士人嘗居官有材略者授之急則走險無事則耕種宣徽使移剌光祖等三人曰度太原之勢雖暫失之頃亦可復當募士人威望服衆者假以方面重權能克復一道卽以本道總管授之能捍州郡卽以長佐授之必能各保一方使百姓復業提點尚食局石抹穆請以高爵募民大槩同光祖議宰臣欲置公府宣宗意未決御史中丞完顏伯嘉曰宋人以虛名致李全遂有山東實地苟能統衆守土雖三公亦何惜焉宣宗曰他日事定公府無乃多乎伯嘉曰若事定以三公就節鎮何不可者宣宗意乃決四年二月封滄州經略使王福爲滄海公河間路招撫

使移刺衆家奴爲河間公真定經畧使武仙爲恒山公中都東路經畧使張甫爲高陽公中都西路經畧使靖安民爲易水公遼州從宜郭文振爲晉陽公平陽招撫使胡天作爲平陽公昭義軍節度使完顏開爲上黨公山東安撫副使燕寧爲東莒公九公皆兼宣撫使階銀青榮祿大夫賜號宣力忠臣總帥本路兵馬署置官吏徵歛賦稅賞罰號令得以便宜行之仍賜詔曰乃者邊防不守河朔失寧卿等自總戎昭備殫忠力若能自効朕復何憂宜膺茅土之封復賜忠臣之號除已畫定所管州縣外如能收復鄰近州縣者亦聽管屬

王福本河北義軍積戰功累遷同知橫海軍節度使事滄州經畧副使興定元年福遣提控張聚王進復濱棣二州以聚攝棣州防禦使進攝濱州刺史久之福與聚有隙聚以棣州附於益都張林興定三年九月福上言滄洲東濱滄海西連真定北備大兵可謂要地乞選重臣爲經畧使得便宜從事以鎮撫軍民朝廷以福初率義兵復滄洲招集殘民今有衆萬餘器甲完具自雄一方與益都張林棣州張聚皆爲鄰境今利津已不守遼東道路艱阻且其意本欲自爲使但託詞耳因而授之使招集濱棣之人通遼東音問今若不許宋人或以大軍迫脅或以官爵招之將

貽後悔宣宗以爲然乃以福爲本州經略使仍令自擇副使會福有戰功遷遙授同知東平府事權元帥右都監經略節度如故興定四年封爲滄海公以清滄觀州鹽山無棣樂陵東光寧津吳橋將陵阜城舊縣隸焉四月紅襖賊李二大尉寇樂陵棣州張聚來攻福皆擊却之李二復寇鹽山經略副使張文與戰李二大敗擒其統制二人斬首二千級獲馬三十匹七月宋人與紅襖賊入河北福嬰城固守益都張林棣州張聚日來攻掠滄州危蹙福將南奔爲衆所止遂納款於張林東平元帥府請討福乞益河南步卒七千騎兵五百滑濬衛州資助芻糧先定賞格以待

有功朝廷以防秋在邊以河南兵不可往東平兵少不能獨成功待至來年春使宋平帥府與高陽公併力討之乃止移刺衆家奴積戰功官河間路招撫使遙授開州刺史權元帥右都監賜姓元顏氏興定四年與張甫俱封衆家奴封河間公以獻柔安深州河間肅寧安平武強饒陽六家莊郎山寨隸焉興定末所部州縣皆不可守元光元年移屯信安本張甫境內張甫因奏信安本臣北境地當衝要乞權改爲府以千里之詔改信安爲鎮安府是歲與甫合兵復取河間府及六女彘獻三州與張甫皆遷金紫光祿大夫二年衆家奴及張甫同保鎮安各當一面別遣總領提

領孫汝楫楊壽提督表德李成分保外垣遂全鎮安未幾
衆家奴奏鎮安距西樂堠海口二百餘里實遼東往來之
衝高陽公甫有海船在鎮安西北可募人直抵遼東以通
中外之意若賞不重不足以使人今擬應募者特遷忠顯
校尉授八品職仍管管泉五千貫如官職已至忠顯八品
以上者遷兩官升職二等回日再遷兩官升職二等詔從
之

武仙威州人或曰嘗爲道士時人以此呼之真祐二年仙
率鄉兵保威州西山附者日衆詔仙權威州刺史興定元
年破石海于真定

刺史兼真定府治山權知真定府事遷洺州防禦使兼同

知真定府事遙授河平軍節度使興定四年遷知真定府

事兼經略使遙領中京留守權元帥右都監無何封恒山

公以中山真定府沃壤威鎮寧平定州抱犢寨藥城南宮

縣隸焉同時九府財富兵強恒山最盛是歲歸順于大元

副史天倪治真定仙兒貴爲安國軍節度使史天祥擊之

貴亦歸順于大元仙與史天倪俱治真定且六年積不相

能懼天倪圖已嘗欲南走宣宗聞之詔樞密院牒招之仙

得牒大喜正大二年仙賊殺史天倪復以真定來降大元

大將笑乃解討仙仙走閱月乘夜復入真定笑乃解復擊

之仙乃奔汴京五丁召見哀宗使樞密判官白華導其禮儀復封為恒山公且府衛州七年仙圍上堂已而大兵至仙遯歸未幾衛州被圍內外不通詔平章政事合達樞密副使蒲阿救之徙仙兵屯胡嶺關扼金州路八年十一月大元兵涉襄漢合達蒲阿駐鄧州仙由荆子口會鄧州軍天興元年正月丁酉合達蒲阿敗績於三峯山仙從四十餘騎走密縣趨御寨都尉烏林答胡土不納幾為追騎所得乃舍騎步登高山絕頂清涼寺謂登封蘭若寨招撫使霍瑒僧秀曰我豈敢入汴京一旦有急縛我獻大國矣遂走南陽留山收潰軍得十萬人屯留山及威遠寨立官府

聚糧食修器械兵勢稍振三月汴京被圍哀宗以仙為參知政事樞密副使河南行省詔與鄧州行省思烈合兵入救八月至密縣東遇大元大將速不斛兵過之仙即按軍眉山店報思烈曰阻澗結營待仙至俱進不然敗矣思烈急欲至汴不聽行至京水大兵乘之不戰而潰仙亦令其軍散走期會留山仙至留山潰軍至者益眾哀宗罷思烈為中京留守詔仙曰思烈不知兵向使從卿阻澗之策豈有敗哉軍務一以付卿日夕以待勦力一心以圖後舉十一月遣刑部主事烏古論忽魯召仙仙不欲行乃上疏陳利害請緩二月生死入援初思烈至鄧州承制授宣差總

領黃摑三合五朶山一帶行元帥府事兼行六部尚書及仙
還留山惡三合權盛改為征行元帥屯比陽三合怨仙
其權乃歸順于大元大將速不解署三合守裕州三合乃
詐以書約仙取裕州可以得志仙信之三合乃報大元大
將遣兵夾擊敗仙于柳河仙逃走聖朶寨初沈丘尉曹政
承制召兵西山裕州防禦使李天祥不用命政斬之以徇
仙至聖朶謂政曰何故擅誅吾將政曰天祥違詔逗留不
行政用便宜斬之仙怒曰今日宣差來起軍明日宣差來
起軍因此軍卒戰亡殆盡矣自今選甚人來亦不聽且教
兒郎輩山中休息又曰天祥果有罪待我來處置汝何人
輒敢殺之政曰參政柳河失利不知存亡天祥違詔何為
不殺仙大怒叱左右奪政所佩銀牌令總領楊全械繫之
會赦猶囚之及仙敗始得釋與楊全俱降宋是時哀宗走
歸德遣翰林修撰魏璠問道召仙行至裕州會仙敗于柳
河璠矯詔招集潰軍以待仙仙疑璠圖已二年正月仙聞
兵選鋒尚十萬璠曰主上旦夕西首望公公不宜久留於
此仙怒幾殺璠璠及忽魯刺還歸德仙乃奏請誅璠哀宗
不聽以璠為歸德元帥府經歷官璠字邦彥渾源人真者
二年進士云仙部將董祐有戰功詔賜虎符仙畏其福已
久不與佩祐憾之乃結官奴欲殺仙猶豫未敢發近侍局

使完顏四和有謀敢斷嘗徵兵鄧州禦牧使移刺呆合有異志四和以計誅之祐使謂四和曰仙終不肯入援祐等位卑力不能誅惟君為國家圖之四和曰已殺呆合復殺武仙他日使者來人誰肯信不從仙知祐嘗有此謀使祐使河北其後竟殺之三月仙以聖朶軍食不足徙軍鄧州仰給于鄧州總帥移刺瑗鄧州倉廩亦乏乃分軍新野順陽浙川就食民家遣講議官朱槩劉琢往襄陽借糧于宋制置使史嵩之琢槩持兩端畏留廼以情告史嵩之曰仙兵勢不復振矣且曰名為借糧實欲納款待將軍一諾耳嵩之以為實然遣田俊持書報仙四月仙遣大理少卿張

伯直取糧于襄陽屯軍小江口以待之嵩之聞張伯直至大喜謂仙送款矣發書乃謝狀也大怒留伯直不遣仙自順陽入鄧州移刺瑗畏逼以女女仙仙不疑納之乃還順陽鄧州糧盡瑗終疑仙五月瑗舉城降宋嵩之益口仙軍虛實使孟珙率兵五千襲仙軍于順陽是時仙令士卒刈麥供軍未至二里許始覺仙率帳下百餘人迎擊之孟珙不敢前俄頃軍士稍集有五六百人大敗珙兵珙與數百人脫走生擒其統制統領數十人獲馬千餘至是槩琢妄謂將納款于嵩之之語泄矣仙皆誅之移刺瑗本名粘合字廷玉世襲契丹猛安累功鄧州便宜總帥既至襄陽使

更姓名稱歸正人劉介具將校禮謁制置使瑗大悔恨明年三月疽發背死孟珙雖敗而去仙懼宋兵復來七月徙浙川之石穴是時哀宗在蔡州遣近侍兀顏責仙赴難詔曰朕平日未嘗負卿國家危難至此忍擁兵自恃坐待滅亡邪將士聞之相視嗚咽皆願赴難與國同生死仙懼衆心有變乃殺馬牛與將士三千人歃血盟誓不負國家衆乃大喜無何仙復謂衆曰蔡州道梗吾兵食少恐不能到且蔡不可堅守縱到亦無益近遣人覘視宋金州百姓情山爲柵極險固廣袤百里積糧約三百萬石今與汝曹共圖之可不勞而下留老弱守此寨以爲根本然後選勁勇

趨蔡迎上西幸未晚也衆未及應即令戒行李取浙川沂流而上山路險阻霖雨旬日水湍悍老幼溺死者不可勝數糧食絕軍士亡者八九仙計無所出八月乃由荆子口東還自內鄉將入聖茱寨至峽石左右八疊秋林間總領楊全已降宋留秋林十日乃遷大和九月至黑谷泊進退失據遂謀北走行部尚書盧芝侍郎石玠不從芝字廷瑞河東人任子補官以西安軍節度使行尚書玠字子堅河中人崇慶二年進士以汝州防禦使行侍郎二人相與謀曰吾等知仙不卹國家久矣諫之不從去之未可事至今日正欠蔡州一死耳假若不得到蔡州死於道中猶勝死

於仙也既去仙始覺追玠殺之芝走至南陽為土賊所害
甲午蔡州破糧且盡將士大怨皆散去仙無所歸乃從十
八人北渡河又亡五人五月趨澤州為澤之戍兵所殺

張甫賜姓完顏氏初歸順大元涿州刺史李癘驢招之興
定元年正月甫與張進俱來降東平行省蒙古綱承制除
甫中都路經略使進經略副使二年苗道潤死河北行省
侯摯承制以李癘驢權道潤中都路經略使甫與張柔為
副頃之苗道潤之衆請以靖安民代道潤是時張柔安民
實分掌道潤部衆朝廷乃以癘驢為中都東路經略使自
雄霸以東皆隸之甫進與永定軍節度使賈全不協以兵

相攻奪據全地取全馬以遺經略使李癘驢癘驢受之朝
廷怪癘驢不能和輯州府乃有向皆召癘驢別與官職詔
東平蒙古綱講睦甫與賈全綱遣同知安武軍王郁博野
令高常住往平之輒留癘驢不遣因奏曰張甫本受癘驢
招降情意厚善今遣郁先與癘驢議所以平之者然後可
况甫等不識禮義之人癘驢就徵則皆自疑恐生他變故
不避專擅之罪詔從綱奏未幾賈全復以兵捕甫部民殺
甫參議官邢璉甫率兵攻之賈全敗走遂自縊死甫請符
印以安輯部衆詔與之無何李癘驢歸順大元甫為中都
東路經略使遙授同知彰德府事權元帥右都監三年庚

進為中都南路經略使甫奏真定兵衝乞遣重臣與恒山公武仙併力守之不報及真定不守甫復奏權元帥右都監柴茂保興州水寨孤立無援若不益兵非臣之所知也四年甫封高陽公以雄莫霸州高陽信安文安大成保定靜海寶坻武清安次縣隸焉元光元年移刺衆家奴不能守河間甫居之信安是歲以功進金紫光祿大夫始賜姓完顏二年二月張進亦遷元帥左監軍賜姓完顏

靖安民德興府永興縣人貞祐初充義軍麻謀克千戶總領萬戶都統皆隸苗道潤麾下以功遙授定安縣令遷涿州刺史遙授順天軍節度使充提控興定元年遙授安武軍節度使興定二年遷知德興府事中都路總領招撫使是歲苗道潤死安民代領其衆行省承制以涿州刺史李瀛繼權中都路經略使三年詔瀛驢自雄霸以東為中都東路經略使自易州以西安民為中都西路經略使西山義軍屯壘諸招撫皆隸焉四年遙授知德興府事權元帥左監軍行中都西路元帥府事三月安民上書曰苗道潤撫定州縣五十餘城其功甚大西京路經略使劉鐸嫉其功反間賈瑀李琛與道潤不協轉相攻伐竟以陰謀殺道潤鐸令所部劉智元等掠鎮撫孫資孫招撫楊德勝家人二十餘口錮之山寨若鐸常居此恐致敗事劉鐸亦遣副

使劉璋詣南京自許且言安民侵入飛狐之境冒濫封拜
誘惑人心強抑總領馬通等輸銀粟索飛狐總領王彥暉
彈壓劉智元杜責欲充偏裨彥暉等拒之輒殺貴而杖智
元竟驅彥暉而去又言經略職卑以致從宜李栢山等日
謀見害乞許罷去廷議劉鐸本行招誘逋亡今乃與安民
互相論列以起爭端苗道潤死安民貴代領其衆彥暉等
軍本隸道潤當聽安民節制乃召鐸還頃之封易水公以
涿易安肅保州君氏川季鹿三保河北江礬山寨青白口
朝天寨水谷權谷東安寨隸焉十月安民出兵至礬山復
取檐車寨大元兵圍安民所居山寨守寨提控馬豹等以
安民妻子及老弱出降安民軍中聞之駭亂聚議欲降以
保妻子安民及經歷官郝端不肯從遂遇害詔贈金紫光
祿大夫

郭文振字拯之太原人承安一年進士累官遼州刺史貞
祐四年昭義節度使必蘭阿魯帶請升遼州為節鎮廷議
遼州城郭人戶不稱節鎮而文振有功當遷乃以本官充
宣差從宜都提控興定元年詔文振接應苗道潤恢復中
都會道潤與賈全相攻而止文振治遼州深得衆心興定
三年遷遙授中都副留守權元帥左都監行河東北路元
帥府事刺史從宜如故文振招降太原東山二百餘村遷

老幼于山寨得壯士七千分駐營柵防護秋穫文振奏若秋高無兵直取太原河東可復優詔許之十月權元帥右都監行元帥府事與張開合堅臺州兵復取太原四年詔升樂平縣為臯州壽陽縣西張寨為晉州從文振之請也文振上疏曰楊子雲有言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有天下者審所御而已河朔自用兵之後郡邑蕭然並無官長武夫悍卒因緣而起以為得志僭越名位瓜分角競以相侵攘雖有內除之官亦不得領其職所為不法可勝言哉乞行帥府擅請便宜妄自誇張以尊大此種包藏之心蓋可知也朝廷因而無之假權傳授至與各路帥府力侔勢均不相統屬陝西行省總為節制相去遼遠道路梗塞卒難聞知故飛揚跋扈無所畏憚鄰道相望莫敢誰何自平陽城破以來河北不置行省朝廷信臣不復往來布揚聲教但令曳刺行報而已所司勞以酒食悅以貨財借其聲譽共欺朝廷姦倖既行遂至驕恣變故之生何所不有此臣所以夙夜痛心而為之憂懼也乞分遣公廉之官徧詣訪察庶知所在利害之實伏見澤潞等處芻糧猶廣人民猶衆地多險阻乞選重臣復置行省比皆聽節制上下相維可臂指使之則國勢日重姦惡不萌矣是時澤潞已詔張開規畫不能盡用文

振之言但令南京兵馬使木甲賽也行帥府於懷孟而已是歲封晉陽公河東北路皆隸焉文振奏孟州每以豪猾不逞之人攝行州事朝廷重於更代就令主之去年伯德和攝刺史提控伯德安殺之奪其職河東行省以陳景璠代安安內不能平因誣告景璠死罪朝廷未及按問安輒逐之耻受臣節制宣言于衆待道路稍通當隸恒山公節制今真定已不守安猶向慕不已臣徵兵諸郡安輒詭辭不遣臣若與師是自生一敵非國家之便也聞安有女臣輒違律令為姪孫述娶之安遂見許臣非願與安為姻為公家計屑就之耳自結親以來安頗循率以從王事法不

當娶而輒娶之敢以此罪為請宣宗嘉其意遣近臣慰諭之文振復奏武仙所統境土甚大雖與林州元帥府共招撫之乞更選本土州縣官重其職任同與安集可使還定宣宗用其策五年文振奏臣所統嵐管隩石寧化保德諸州境土濶遠不能周知利害恐誤軍國大計伏見葭州刺史古里甲蒲察智勇過人深悉河東事勢乞令行元帥府事或為本路兵馬都總管與臣分治詔文振就擇可者處之便地仍受文振節制上黨公張開以厚賞誘文振將士頗有亡歸者詔分遼潞粟賑太原饑民張開不與文振言其事詔遣使慰諭之文振復申前請以葭州刺史古里甲

蒲察分治嵐管以西諸州制可仍令防秋後再度其宜夫
振請分上黨粟以贍太原詔文振與張開計度頃之詔以
石州隸晉陽公府元光元年林州行元帥府惟良得罪召
還文振奏近聞惟良召還臣竊以爲不可惟良在林州五
歲政尚寬厚大得民心今茲被召軍民遮路泣留其去未
幾義士之衆作亂遂招撫使康瑋乞遣惟良還林州爲便
不許文振上書乞遣前平章政事胥鼎行省河北諸公府
帥府並聽節制詔諭百姓使知不忘遺黎之意然後以河
南陝西精銳併力恢復不報文振復奏河朔百姓引領南
望臣再四請於樞府但以會合府兵爲言公府雖號分封
力實單弱且不相統攝所在被兵朝廷不即遣兵復河北
人心將以爲舉河朔而棄之甚非計也文振大抵欲起胥
鼎爲行省定河北朝廷不能用二年詔文振應援史詠復
河東是歲遼州不能守徙其軍于孟州以部將郝安等爲
文振副護汾山諸寨文振辭公府詔不許頃之文振部將
汾州招撫使王遇與孟州防禦使納蘭謀古魯不相能復
徙衛州然亦不可以爲軍迄正大間寓于衛而已

胡天作字景山管州人初以鄉兵守禦本州累功少中夫
夫管州刺史興定二年遙授同知太原府事刺史如故是
歲平陽失守改同知平陽府事三年復取平陽天作言汾

潞皆置帥府平陽大鎮今稍完復所管州縣不下十萬戶
復業者相繼不絕其過汾潞遠甚宜一體置之是時晉安
嵐州皆有帥府乃以天作充便宜招撫使權元帥左都監
四年封平陽公以平陽晉安府隰吉州隸焉天作請以晉
安府之翼城縣為翼州以垣曲絳縣隸焉置平水縣于汾
河之西朝廷皆從之初軒成本隸程瑑麾下瑑死成率衆
保隰州以為同知隰州軍州事兼提控軍馬成增繕器甲
招納亡命頗有他志是時隰州方用兵未可制天作請增
置要害州縣以分其勢隰州之境蒲縣最居其衝可改為
州隰州之件城鎮可改為縣選官守備詔升蒲縣為蒲州

以大寧縣隸之件城鎮為件城縣天作守平陽凡四年屢
有功詔錄其子定哥為奉職元光元年十月青龍堡危急
詔遣古里甲石倫會張開郭文振兵救之次彈平寨東三
十里不得進知府事木虎忽失來總領提控王和各以兵
歸順臨城索其妻子兵民皆潰執天作出天作已歸順詔
誅忽失來子之南京者命天作子定哥承應如故天作已
受大元官爵佩虎符招撫懷孟之民定哥聞之乃自經死
贈信武將軍同知睢州軍州事詔張開郭文振招天作天
作至濟源欲脫走先遣人奏表南京大元大將惡其反覆
遂誅之天作死後宣宗以同知平陽府事史詠權行平陽

公府事後封平陽公平陽初破評父柝母蕭氏藏於窟室
索出之使柝招誅柝乃自縊死蕭氏逃歸誅妻梗氏亦自
死宣宗贈柝榮祿大夫京兆郡公謚成忠蕭氏封京兆郡
太夫人賜號歸義梗氏贈京兆郡夫人謚義烈未幾誅乞
內徙徙其軍于解州河中府
張開賜姓完顏氏景州人至寧末河北兵起開團結鄉兵
為固守累功遙授同知青州防禦事兼同知觀州事貞祐
四年開率所部復取河間府及滄獻二州十有三縣開有
宣撫司留付空名宣勅二百道奏乞從權署置就任所復
州縣舊官闕者補之詔遷同知觀州軍州事開復青州乞

輸鹽易糧詔與之糧遷觀州刺史權本州經略使至是始
賜姓完顏氏開奏乞許便宜及論淇門安陽黎陽皆作堰
塞水河運不通乞開發水道不報觀州糧盡是歲秋徙軍
輝州乞麥種三千石驢羸三百或寶券二百貫戶部不與
御史臺奏開自觀州轉戰來此久著勞績欲令其軍耕種
以自給有司計小費拒不與乞斷自宸衷與之麥種若無
牛可與給以寶券制可是歲潼關不守被召入衛南京興
定元年遙授澤州刺史二年遙授同知彰德府兼總領提
控三年充潞州招撫使林州元帥府徙潞人實林州既復
遣還開乞隸晉安元帥府或與林州並置元帥府各自為

治十月開以權昭義軍節度使遙授孟州防禦使權元帥
左都監行元帥府事與郭文振共復太原四年封上黨公
以澤潞沁州隸焉五年詔復以涉縣爲崇州從開請也元
光元年復取高平縣及澤州二年大戰臺關有功旣而潞
州危急開奏封建公府以固屏翰令胡天作出平陽郭文
振南徙河東公府獨臣與史詠而已乞升澤沁二州爲節
鎮以重守禦詔以澤爲忠昌軍沁爲義勝軍林州義尖寨
衆亂逐招撫使康塘推杜仙爲招撫使開請以盧芝瑞爲
副代領其衆又奏比聞郭文振就食懷子史詠徙解州高
倫遷高伯寨各自保守民安所仰哉臣領孤軍內無儲待

外無應援臣不敢避失守之罪恐益重朝廷之憂正大間
潞州不守開居南京部曲離散名爲舊公與匹夫無異夫
興初起復與劉益爲西面元帥領安平都尉紀綱軍五千
攻衛州敗績于白公廟是時哀宗走歸德開與劉益謀收
潰兵從衛不果遂與承裔西走皆爲民家所殺初置公府
開與恒山公武仙最強後駐兵馬武山遣人間道請糧二
萬石用事者難之止給二千石公府將佐得報皆不敢白
開聞置酒召諸將曰朝廷待其特厚今日與諸君一醉諸
將問故曰頃以糧竭爲請祈二萬而得二千是吾君相不
以武仙輩待我也時郭文振處開西北當兵之衝民貧

地瘠開又不奉命以糧振文振軍文振窮窟開勢愈孤以至於敗曰亂以對亂爲善以善而對善二千是吾古師不燕寧初爲莒州提控守天勝寨與益都田琢東平蒙古網相依爲輔車之勢山東雖殘破猶倚三人爲重紅襖賊五公喜據注子垺率衆襲據沂州寧擊走之遂復沂州語在田琢傳寧既屢破紅襖賊招降胡七胡八引爲腹心賊中聞之多有欲降者累官遙授同知安化軍節度使事山東安撫副使興定四年封東莒公益都府路皆隸焉五年與蒙古綱王庭王保全東平以功遷金紫光祿大夫還天勝戰死蒙古綱奏寧克盡忠孝雖位居上公祖考未有封爵身沒之後老稚無所衣食乞降異恩以酬節義之士詔贈故祖臯銀青榮祿大夫相母張氏范陽郡夫人父希遷金紫光祿大夫母彭氏繼母許氏妻霍氏比日爲范陽郡夫人族屬五十二人皆廩給之自益都張林還田琢繼而寧死蒙古綱勢孤徙軍邳州山東不復能守矣

贊曰苗道潤死中分其地靖安民有其四之半中分以東者其後張甫有之然無北境矣大凡九公封建宣宗實錄所載如此他書載滄海公張進河間公移刺中哥易水公張進晉陽公郭棟此必正大間繼封如文誥繼胡天作者然不可攷矣

不問其矣

東燕晉勳公德赫也必五大開繼挂收艾植無玷天於家

亦建收也功善建愈既公親赴向間公家陳中書易木公

者其為親南宮之然無世於吳大凡木公往復重官宗事益

贊曰苗德鳳公中允其壯聲安男育其四之半中允公東

漢古國勳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

勳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

勳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

勳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



